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下)

施耐庵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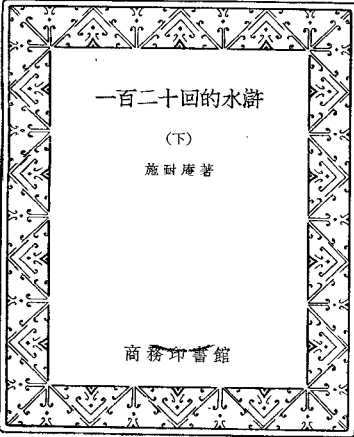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8137 號註冊證

統一書號 10017-14

定價 4.70

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下)

施耐庵著

商務印書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全二册)

施耐庵著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

(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)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中華書局上海廠印刷

10017·14

1929年10月初版

開本787×1092 1/32

1957年9月紙印第1版

印張52 12/18 插頁8

1987年10月上紙第2次印刷

印數16,501—31,500

定價(6) ¥4.70

水滸

第五十六回

吳用使時遷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

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領說道：「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。先父因此藝上，遭際老種經略相公，得做延安知寨。先朝曾用這「連環甲馬」取勝。欲破陣時，須用「鉤鑣鎗」可破。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，若要打造，使可下手。湯隆雖是會打，卻不會使。若要會使的人，只除非是我那個姑舅哥哥。會使這「鉤鑣鎗」法，只有他一個教頭，他家祖傳習學，不教外人。或是馬上，或是步行，都有法則，端的使動神出鬼沒。」說言未了，林冲問道：「莫不是現做金鎗班教師徐寧？」湯隆應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林冲道：「你不說起，我也忘了。這徐寧的「金鎗法」，「鉤鑣鎗法」，端的是天下獨步。在京師時，多與我相會，較量武藝，彼此相敬相愛，只是如何能勾得他上山來？」

湯隆道：「徐寧先祖留下一件寶貝，世上無對，乃是鎖家之寶。湯隆比時，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

探姑姑時，多曾見來。是一副鴈翎砌就圈金甲。這一副甲，披在身上，又輕又穩，刀劍箭矢，急不能透，人都喚做「賽唐猊」。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，造次不肯與人看。這副甲，是他的性命；用一個皮匣子盛着，直掛在臥房□□。若是先對付他這副甲來時，不由他不到這裏。」

吳用道：「若是如此，何難之有？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，今次卻用着「鼓上卓」時遷去走一遭。」
時遷隨即應道：「只怕無此一物在彼；若端的有時，好歹定要取了來。」湯隆道：「你若盜得甲來，我便包辦賺他上山。」

宋江問道：「你如何去賺他上山？」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，宋江笑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吳學究道：「再用得三個人，同上東京走一遭。一個到京收買烟火藥料，并廠內用的藥材；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。」彭玘見了，便起身稟道：「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，實拜成全之德。」宋江便道：「團練放心，便請二位修書，小可自教人去。」便喚楊林，可將金銀書信，帶領伴當，前往潁州取彭玘將軍老小；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，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；李雲扮作客商，同往東京收買烟火藥料等物；樂和隨湯隆同行，又挈薛永往來作伴；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。次後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「鈎鐮鎗」。

做樣，卻教雷橫提調監督，原來雷橫祖上也是打鐵出身。再說湯隆打起「鈞鑊鎗」樣子，教山寨裏打軍器的照着樣子打造，自有雷橫提調監督，不在話下。山寨做個送路筵席，當下楊林、薛永、李雲、樂和、湯隆，辭別下山去了。次日又送戴宗下山，往來探聽事情。這段話一時難盡。

這裏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，身邊藏了暗器，諸般行頭，在路迤邐來到東京，投個客店安下了。次日蹙進城來，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，有人指點道：「入得班門裏，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。」時遷轉入班門裏，先看了前門，次後蹙來，相了後門，見是一帶高牆，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，偏首卻是一根戲柱。時遷看了一回，又去街坊問道：「徐教師在家裏麼？」人應道：「敢在內裏隨直未歸。」時遷又問道：「不知幾時歸？」人應道：「直到晚方歸來，五更便去，內裏隨班。」時遷叫了相擾，且回客店裏來，取了行頭，藏在身邊，分付店小二道：「我今夜多敢是不歸，照管房中這個。」小二道：「但放心自去，並不差池。」

時遷再入到城裏，買了些晚飯喫了，卻蹙到金鎗班徐寧家，左右看時，沒一個好安身去處。看看天色黑了，時遷換入班門裏面。是夜，寒冬天色，卻無月光。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，便把兩隻腿夾

定，一節節爬將上去，樹頭頂，騎馬兒坐在枝柯上。悄悄望時，只見徐寧歸來，望家裏去了。又見班裏兩個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，把一把鎖鎖了，各自歸家去了。早聽得謠樓禁鼓，卻轉初更。雲寒星斗無光，露散霜花漸白。時邊兒班裏靜悄悄地，卻從樹上溜將下來，直到徐寧後門邊，從牆上下來，不費半點氣力，爬將過去，看裏面時，卻是個小小院子。時邊伏在廚房外張時，見廚房下燈明，兩個嫗嫗，兀自收拾未了。時邊卻從戧柱上盤到膊風板邊，伏做一塊兒，張那樓上時，見那「金鎗手」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，懷裏抱着一個六七歲孩兒。時邊看那臥房裏時，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，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，一口腰刀，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。徐寧口裏叫道：「梅香，你來與我擰了衣服。」下面一個嫗嫗上來，就側首春臺上，先摺了一領紫緞圓領，又摺一領官綠襖裏襖子，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，一個護項彩色錦帕，一條紅綠結子，并手帕一包；另用一個小黃帕兒，包着一條雙鬚尾荔枝金帶，也放在包袱內，把來安在烘籠上。——時邊多看，在眼裏約至二更以後，徐寧收拾上牀，娘子問道：「明日隨直也不？」徐寧道：「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，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」娘子聽了，便分付梅香道：「官人明日要起五更，出去隨班；你們四更起來煑湯，安排點心。」時邊自忖道：「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，便是盛甲

在裏面。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。倘若鬧將起來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卻不誤了大事……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。」

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，兩個姪在房門外打鋪。房裏桌上，卻點着碗燈。那五個人都睡着了。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亦皆睡了。時遷溜下來，去身邊取個蘆管兒，就窗櫺裏只一吹，把那碗燈早吹滅了。看看伏到四更左側，徐寧起來，便喚姪起來燒湯。那兩個使女，從睡夢裏起來，看房裏沒了燈，叫道：「阿呀，今夜卻沒了燈！」徐寧道：「你不去後面討燈，等幾時！」那個梅香開樓門，下樓梯響。時遷聽得，卻從柱下只一溜，來到後門邊黑影裏伏了。聽得姪正開後門出來，便去開牆門，時遷卻潛入廚房裏，貼身在廚桌下。梅香討了燈火入來看時，又去開門，卻來竈前燒火。這個女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。多時湯滾，捧面湯上去。徐寧洗漱了，叫燙些熱酒上來。姪安排肉食炊餅上去。徐寧喫罷，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。時遷聽得徐寧下來，叫伴當喫了飯，背着包袱，拿了金鎗出門。兩個梅香點着燈，送徐寧出去。時遷卻從廚桌下出來，便上樓去，從桶子邊直躡到梁上，卻把身軀伏了。兩個姪，又關閉了門戶，吹滅了燈火，上樓來，脫了衣裳，倒頭便睡。

時邊聽那兩個梅香睡着了，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，那燈又早滅了。時邊卻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。正要下來，徐寧的娘子覺來，聽得響，叫梅香道：「梁上甚麼響？」時邊做老鼠叫。姪娘道：「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？因厮打，這般響。」時邊即便學老鼠厮打，溜將下來，悄悄地開了樓門，款款地背着皮匣，下得胡梯，從裏面直開到外門，來到班門口，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，四更便開了鎖。時邊得了皮匣，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，一口氣奔出城外，到客店門前。此時天色未曉，敲開店門，去房裏取出行李，拴束做一擔兒挑了，計算還了房錢，出離店肆，投東便走。

行到四十里外，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，只見一個人也擔將入來。時邊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「神行太保」戴宗。見時邊已得了物，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，戴宗道：「我先將甲投山寨去，你與湯隆慢慢地來。」時邊打開皮匣，取出那副鷹翎鎖子甲來，做一包袱包了。戴宗拴在身上，出了店門，作起「神行法」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時邊卻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，喫了飯食，還了打火錢，挑上擔兒，出店門便走。到二十里路上，撞見湯隆，兩個便入酒店裏商量。湯隆道：「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，但過路上酒店，飯店，客店，門上

若見有白粉圈兒，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；客店之中，就便安歇；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；離此間一程外等我。」時遷依計去了。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，卻投東京城裏來。

且說徐寧家裏天明，兩個姪姪起來，只見樓門也開了，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，慌忙家裏看時，一應物件都有，二個姪姪上樓來，對娘子說道：「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，卻不曾失了物件。」娘子便道：「五更裏聽得梁上響，你說是老鼠厮打，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麼事？」兩個姪姪看了，只叫得苦：「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！」那娘子聽了，慌忙起來道：「快央人去龍符宮裏，報與官人知道，教他早來跟尋！」姪姪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徐寧；連央了三四替人，都回來說道：「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；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，誰人能勾入去？直須等他自歸。」徐寧妻子并兩個姪姪，如熱鐵子上口蟻，走頭無路，不茶不飯，慌做一團。徐寧直到黃昏時候，方纔卸了衣袍服色，着當直的背了，將着金鎗，逕回家來。到得班門口，隣舍說道：「娘子在家失盜，等候得觀察，不見回來。」徐寧喫了一驚，慌忙走到家裏，兩個姪姪迎門道：「官人五更出去，卻被賊人閃將入來，單單只把梁上那個皮匣子盜將去了。」徐寧聽罷，只叫那連熬的苦，從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。娘子道：「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……」徐寧道：「別的不

打緊；這副鷹翎甲，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，不會有失。「花兒」王太尉會還我三萬貫錢，我不曾捨得賣與他；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，生怕有些差池，因此拴在梁上。多少人要看我的，只推沒了。今次盤張起來，枉惹他人恥笑，今卻失去，如之奈何！」徐寧一夜睡不着，思量道：「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——也是會知我這副甲的人……」娘子想道：「敢是夜來滅了燈時，那賊已躲在家裏了……必然是有人愛你的，將錢問你買不得，因此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。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，別作商議，且不要「打草驚蛇。」徐寧聽了，到天明起來，坐在家中納悶。好似：

蜀王春恨，宋玉秋悲，呂虔遺腰下之刀，雷煥失獄中之劍，珠亡照乘，璧碎連城。王愷之珊瑚已毀，無可陪價；裴航之玉杵未逢，難諧歡好。正是：鳳落荒坡凋錦羽，龍居淺水失明珠。

這日徐寧正在家中納悶，早飯時分，只聽得有人扣門，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，入去報道：「有個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，特來拜望。」徐寧聽罷，教請進客位裏相見。湯隆見了徐寧，納頭拜下，說道：「哥哥一向安樂？」徐寧答道：「聞知舅舅歸天去了，一者官身羈絆，二乃路途遙遠，不能前來弔問，並不知兄弟信息，一向正在何處？今次自何而來？」湯隆道：「言之不盡，自從父親亡故之後，時乖運蹇，一向流

落江湖。今從山東逕來京師，探望兄長。」徐寧道：「兄弟少坐。」便叫安排酒食相待。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，重二十兩，送與徐寧，說道：「先父臨終之日，留下這些東西，教寄與哥哥做遺念。爲因無心腹之人，不曾捎來。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，納還哥哥。」徐寧道：「感承舅舅如此掛念，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，怎地報答！」湯隆道：「哥哥休恁地說。先父在日之時，嘗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，只恨山遙水遠，不能勾相見一面，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。」徐寧謝了湯隆，交收過了，且安排酒來管待。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，徐寧只是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湯隆起身道：「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？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。」徐寧歎口氣道：「兄弟不知，一言難盡。夜來家間被盜。」湯隆道：「不知失去了何物？」徐寧道：「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關鎖子甲，又喚做『賽唐猊』。昨夜失了這件東西，以此心下不樂。」湯隆道：「哥哥那副甲，兄弟也曾見來，端的無比，先父常常稱讚不盡。卻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？」徐寧道：「我把一個皮匣子盛着，拴縛在臥房中梁上，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。」湯隆問道：「卻是甚等樣皮匣子盛着？」徐寧道：「是個紅羊皮匣子盛着，裏面又用香綿裹住。」湯隆假意失驚道：「紅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，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？」徐寧道：「兄弟，你

那裏見來？」湯隆道：「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，在一個村店裏沽些酒喫，見個鮮眼黑瘦漢子，擔兒上挑着。我見了，心中也自暗忖道：『這個皮匣子，卻是盛甚麼東西的？』臨出門時，我問道：『你這皮匣子作何用？』那漢子應道：『原是盛甲的，如今胡亂放些衣服。』必是這個人了。我見那厮卻似閃了腿的，一步步挑着了走。何不我們追趕他去？」徐寧道：「若是趕得着時，卻不是天賜其便！」湯隆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不要攔關，便趕去罷。」

徐寧聽了，急急換上麻鞋，帶了腰刀，提條朴刀，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，拽開脚步，迤邐趕來。前面見壁上有白圈酒店裏，湯隆道：「我們且喫碗酒了趕，就這裏問一聲。」湯隆入得門坐下，便問道：「主人家，借問一間，曾有個鮮眼黑瘦漢子，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昨夜晚，是有這般一個人，挑着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了；一似腿上喫跌了的，一步一攔走。」湯隆道：「哥哥，你聽卻如何？」徐寧聽了，做聲不得。

兩個連忙還了酒錢，出門便去。前面又見一個客店，壁上有那白圈，湯隆立住了腳，說道：「哥哥，兄弟走不動了，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。明日早去趕。」徐寧道：「我卻是官身，倘或點名不到，官司必

然見責，如之奈何？」湯隆道：「這個不用兄長憂心，嫂嫂必自推個事故。」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，店小二答道：「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子，在我店裏歇了一夜，直睡到今日小日中，方纔去了；口裏只問山東路程。」湯隆道：「恁地可以趕了。明日起個四更，定是趕着，拿住那厮，便有下落。」當夜兩個歇了，次日起個四更，離了客店，又迤邐趕來。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，便做買酒買食，喫了問路，處處皆說得一般。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，只顧跟着湯隆趕了去。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望見前面一所古廟，廟前樹下，時邊放着擔兒，在那裏坐地。湯隆看見，叫道：「好了！前面樹下那個，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？」徐寧見了，搶向前來，一把揪住時邊，喝道：「你這厮好大膽！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！」時邊道：「住，住！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，你如今卻是要怎地？」徐寧喝道：「畜生無禮！倒問我要怎的！」時邊道：「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？」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，裏面卻是空的。徐寧道：「你這厮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！」時邊道：「你聽我說：小人姓張，排行第一，泰安州人氏，本州有個財主，要結識老种經略相公，知道你家有這副鷹翎鎖子甲，不肯貨賣，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，兩人來你家偷盜，許俺們一萬貫。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，閃胸了腿，因此走不動。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，只留得空匣在此。你若奈我時，便到

官司，只是拼着命，就打死我也不招，休想我指出別人來。若還肯饒我官司時，我和你去討這副甲來還你。」徐寧躊躇了半晌，決斷不下。湯隆便道：「哥哥，不怕他飛了去！只和他去討甲！若無甲時，須有本處官司告理。」徐寧道：「兄弟也說的是。」三個廝趕着，又投客店裏來息了。徐寧、湯隆，監住時邊一處宿歇。原來時邊故把些絹帛紮縛了腿，只做閃胸了腿。徐寧見他又走不動，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。三個又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來再行，時邊一路買酒買肉陪告，又行了一日。

次日，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，不知畢竟有甲也無。正走之間，只見路旁邊三四個頭口，拽出一輛空車子，背後一個人駕車，旁邊一個客人，看着湯隆，納頭便拜。湯隆問道：「兄弟因何到此？」那人答道：「鄭州做了買賣，要回泰安州去。」湯隆道：「最好。我三個要搭車子，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。」那人道：「莫說三個上車，再多些也不計較。」湯隆大喜，叫與徐寧相見。徐寧問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湯隆答道：「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，結識得這個兄弟，姓李，名榮，是個有義氣的人。」徐寧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張一又走不動，都上車子坐地。」只叫車客駕車子行。四個人坐在車子上，徐寧問道：「張一，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。」時邊嘆道：「不過，三回五次推托，只得胡亂說道：『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。』」徐寧卻問李榮道：「你

那泰安州會有個郭大官人麼？李榮答道：「我那本州郭大官人，是個上戶財主，專好結識官宦來往，門下養着多少閒人。」徐寧聽罷，心中想道：「既有主坐，必不礙事。」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鎗棒，唱幾個曲兒，不覺的又過了一日。話休絮繁，看看看到梁山泊，只有兩程多路，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，買些肉來，就車子上喫三杯。李榮把出一個瓢來，先傾一瓢來勸徐寧，徐寧一飲而盡。李榮再叫傾酒，車客假做手脫，把這一葫蘆酒，都傾翻在地下。李榮罵罵車客再去沽些，只見徐寧口角流涎，撲地倒在車子上了。李榮是誰？卻是「鐵叫子」樂和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，趕着車子，直送到「旱地忽律」朱貴酒店裏。衆人就將徐寧扛扶下船，都到金沙灘上岸。宋江已有人報知，和衆頭領下山接着。徐寧此時麻藥已醒，衆人又用解藥解了。徐寧開眼見了衆人，喫了一驚，便問湯隆道：「兄弟，你如何賺我到這裏？」湯隆道：「哥哥聽我說：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，因此上在武岡鎮拜「黑旋風」李逵做哥哥，投託大寨入夥。今被呼延灼用「連環甲馬」衝陣，無計可破，是小弟獻此「鈎鐮鎗法」。只除是哥哥會使，由此定這條計，使時邊先來盜了你的甲，卻教小弟賺哥哥上路，後使樂和假做李榮，過山時，下了蒙汗藥，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。」徐寧道：「却是兄弟送了我。」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：「現今宋

江暫居水泊，專待朝廷招安，盡忠竭力報國；非敢貪財好殺，行不仁不義之事；萬望觀察憐此真情，一同替天行道。」林冲也來把盞陪話道：「小弟亦到此間，多說兄長清德，休要推卻。」徐寧道：「湯隆兄弟，你卻賺我到此，家中妻子，必被官司擒捉，如之奈何！」宋江道：「這個不妨。觀察放心，只在小可身上，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。」晁蓋、吳用、公孫勝，都來與徐寧陪話，安排筵席作慶。一面選揀精壯小嘍囉，學使「鈎鎌鎗法」，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，搬取徐寧老小。旬日之間，楊林自潁州取到彭玘老小，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，李雲收買到五車煙火藥料回寨。更過數日，戴宗、湯隆，取到徐寧老小上山。

徐寧見了妻子到來，喫了一驚，問是如何便到得這裏。妻子答道：「自你轉背，官司點名不到，我使了些金銀首飾，只推道患病在牀，因此不來叫喚。忽見湯叔叔齎着鴈翎甲來，說道：「甲便奪得來了；哥哥只是於路染病，將次死在客店裏，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。」把我賺上車子，我又不知路徑，迤邐來到這裏。」徐寧道：「兄弟，好卻好了；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。」湯隆笑道：「好教哥哥歡喜，打發嫂嫂上車之後，我便復翻身去賺了這甲，誘了這兩個姪姪，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，做一擔兒挑在這

裏。」徐寧道：「恁地時，我們不能勾回東京去了。」

湯隆道：「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：來在半路上，撞見一夥客人，我把哥哥的鷹翎甲穿了，搽畫了臉，說哥哥名姓，却了那夥客人的財物；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，捉拿哥哥。」徐寧道：「兄弟，你也害得我不淺！」晁蓋、宋江都來陪話道：「若不是如此，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？」隨即撥定房屋，與徐寧安頓老小。衆頭領且商議破「連環馬軍」之法。

此時雷橫監造「鈎鎌鎗」已都完備。宋江、吳用……等，啓請徐寧，教衆軍健學使「鈎鎌鎗法。」徐寧道：「小弟今當盡情剖露，訓練衆軍頭目。揀選身材長壯之士。」衆頭領都在聚義廳上看徐寧選軍，說那個「鈎鎌鎗法。」有分教，三千甲馬登時破，一個英雄指日降。畢竟「金鎗」徐寧怎的敷演「鈎鎌鎗法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徐寧教使「鈎鎌鎗」 宋江大破「連環馬」

話說晁蓋、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與衆頭領，就聚義廳上，啓請徐寧，教使「鈎鎌鎗法」。衆人看徐寧時，果是一表好人物，六尺五六長身體，圍圍的一個白臉，三牙細黑鬚髯，十分腰圍膀闊。曾有一篇西江月單道徐寧模樣：

臂健開弓有準，身輕上馬如飛。彎彎兩道臥龍眉，鳳翥翎子弟。戰鎗細穿柳葉，烏巾斜帶花枝。常隨寶駕侍丹墀，鎗手徐寧無對。

當下徐寧還軍已罷，便下聚義廳來，拿起一把「鈎鎌鎗」，自使一回。衆人見了，喝采。徐寧便教衆軍道：「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，就腰膀裏做步上來，上中七路，三鈎四撥，一擲一分，共使九個變法。若是步行使這「鈎鎌鎗」，亦最得用。先使八步四撥，蕩開門戶；十二步一變，十六步大轉身。分鈎鎌擲激，二十四步，那上攢下，鈎東撥西；三十六步，渾身蓋護，奪硬剛強。此是「鈎鎌鎗」正法。有詩訣爲證：——四撥三鈎通七路，共分九變合神機。二十四步那前後，一十六翻大轉圍。」徐寧將正法一路路敷演，教衆頭領看。衆軍漢見了徐寧使「鈎鎌鎗」，都喜歡。就當日爲始，將選揀精銳壯健之人，曉夜習學。又教步軍藏林伏草，鈎蹄拽腿，下面三路暗法。不到半月之間，教成山寨五七百人，宋江并衆頭領看了大喜，准

備破敵。

卻說呼延灼自從折了彭玘，凌振，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搗戰。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守各處灘頭，水底釘了暗樁。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，決不能勾到山寨邊。梁山泊卻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礮，尅日定時，下山對敵。學使「鈞鑰鎗」軍士，已都學成。宋江道：「不才淺見，未知合衆位心意否？」吳用道：「願聞其略。」宋江道：「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，衆頭領都是步戰。孫吳兵法，卻利於山林沮澤。今將步軍下山，分作十隊誘敵；但見軍馬衝掩將來，都望蘆葦荆棘林中亂走。卻先把鈞鑰鎗軍士埋伏在彼，每十個會使「鈞鑰鎗」的，圍着十個撓鈞手；但見馬到，一撓鈞翻，便把撓鈞搭將入去捉了。平川窄路，也如此埋伏。此法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正應如此藏兵捉將。」徐寧道：「「鈞鑰鎗」并撓鈞，正是此法。」

宋江當日，分撥十隊步軍人馬：劉唐，杜遷引一隊；穆弘，穆春引一隊；楊雄，陶宗旺引一隊；朱全，鄧飛引一隊；解珍，解寶引一隊；鄭潤，鄒潤引一隊；「一丈青」，王矮虎引一隊；薛永，馬麟引一隊；燕順，鄭天壽引一隊；楊林，李雲引一隊。——這十隊步軍，先行下山誘引敵軍。再差李俊，張橫，張順，三阮，童威，童猛，孟

康，九個水軍頭領，乘駕戰船接應；再叫花榮、秦明、李應、柴進、孫立、歐鵬，六個頭領乘馬引軍，只在山邊搦戰；凌振、杜興，專放號礮；卻叫徐寧、湯隆，總行招引使；鈞鎌鎗一軍士；中軍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、戴宗、呂方、郭盛，總制軍馬，指揮號令；其餘頭領俱各守寨。

宋江分撥已定，是夜三更，先載使「鈞鎌鎗」一軍士過渡，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。四更，卻渡十隊步軍過去。凌振、杜興，載過風火礮，架上高埠去處，豎起礮架，擱上火礮。徐寧、湯隆，各執號帶渡水。平明時分，宋江守中軍人馬，隔水擂鼓，吶喊搖旗。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，探子報知，傳令便差先鋒韓滔先來出哨。隨即鎖上「連環甲馬」，呼延灼全身披掛，騎了踢雪烏驢馬，仗着雙鞭，大驅車馬，殺奔梁山泊來。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人馬，呼延灼教擺開馬軍。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商議道：「正南上一隊步軍，不知多少的？」呼延灼道：「休問他多少，只顧把「連環馬」衝將去！」韓滔引着五百馬軍，飛哨出去。又見東南上一隊軍兵起來，卻欲分兵去哨，只見西南上又有起一隊旗號，招颯納喊。韓滔再引軍回來，對呼延灼道：「南邊三隊賊兵，都是梁山泊旗號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這厮許多時不出來廝殺，必有計策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聽得北邊一聲礮響。呼延灼罵道：「這礮必是凌振從賊，教他施放。」衆人平南一望，只見

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，呼延灼對韓滔道：「此必是賊人奸計。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：我去殺北邊人馬，你去殺南邊人馬。」正欲分兵之際，只見西邊又是四隊人馬起來，呼延灼心慌；又聽的正北上連環礮響，一帶直接到土坡上。那一個母礮遇連環着四十九個子礮，名爲「子母礮」，響處風威大作。呼延灼軍兵，不戰自亂，急和韓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。這十隊步軍，東趕東走，西趕西走，呼延灼看了大怒，引兵望北衝將來。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，呼延灼大驅「連環馬」捲地而來。那甲馬一齊跑發，收勒不住，盡望敗葦折蘆之中，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。只聽裏面胡哨響處，「鈎鐮鎗」一齊舉手。先鈎倒兩邊馬脚，中間的甲馬，便自咆哮起來。那撓鈎手軍士，一齊搭住，蘆葦中只顧縛人。呼延灼見中了「鈎鐮鎗」計，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。背後風火礮當頭打將下來；這邊那邊，漫山遍野，都是步軍追趕着。韓滔呼延灼部領的「連環甲馬」，亂滾滾都擲入荒草蘆葦之中，盡被捉了。二人情知中了計策，縱馬去四面跟尋馬軍，奪路奔走時，更兼那幾條路上，麻林般擺着梁山泊旗號，不敢投那幾條路走，一直便望西北上來。行不到五六里路，早擁出一隊強人，當先兩個好漢攔路：一個是「沒遮欄」穆弘，一個是「小遮欄」穆春，撚兩條朴刀大喝道：「敗將休走！」呼延灼忿怒，舞起雙鞭，縱馬直取穆弘，穆春略關

四六合，穩春便走。呼延灼只怕中了計，不來追趕，望正北大路而走。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，當先兩個好漢攔路：一個是「兩頭蛇」解珍，一個是「雙尾蝎」解寶，各挺鋼叉，直奔前來。呼延灼舞起雙鞭，來戰兩個。鬪不到五七合，解珍解寶拔步便走。呼延灼趕不過半里多路，兩邊鑽出二十四把「鈎鎌鎗」，着地捲將來。呼延灼無心戀戰，撥轉馬頭，望東北上大路便走；又撞着王矮虎，「一丈青」夫妻二人，截住去路。呼延灼見路徑不平，四下兼有荆棘遮攔，拍馬舞鞭，殺開條路，直衝過去。王矮虎，「一丈青」趕了一直，趕不上，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。殺的大敗虧輸，雨零星亂。有詩爲證：

十路軍兵振地來，

烏騮踢雪望風回。

連環盡被鈎鎌破，

剩得雙鞭出九垓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宋江鳴金收軍回山，各請功賞。三千「連環甲馬」，有停半被「鈎鎌鎗」撥倒，傷損了馬蹄，剝去皮甲，把來做菜馬食；二停多好馬，牽上山去喂養，作坐馬。帶甲軍士，都被生擒上山。五千步軍，被三面圍得緊急，有望中軍線的，都被「鈎鎌鎗」拖翻捉了；望水邊逃命的，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，拽過灘頭，拘捉上山。先前被拿去的馬匹，并捉去軍士，盡行復奪回寨。把呼延灼寨棚盡數拆來，

水邊泊內，搭蓋小寨，再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，仍前着孫新、顧大嫂、石勇、時遷兩處開店。劉唐、杜遷、李忠、張橫、宋江見了，親解其縛，請上廳來，以禮陪話，相待延宴，令彭玘、凌振說他入夥。韓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數，自然意氣相投，就梁山泊做了頭領。宋江便教修書，使人往陳州搬取韓滔、老小，來山寨中完聚。宋江喜得破了「連環馬」，又得了許多軍馬、衣甲、盔刀，每日做筵席慶喜，仍舊調撥各路守把，隄防官兵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，不敢回京，獨自一個騎着那匹踢雪烏驄馬，把衣甲拴在馬上，於路逃難，卻無盤纏，解下束腰金帶，賣來盤纏，在路尋思道：「不想今日閃得我如此，卻是去投誰好？」猛然想起：「青州慕容知府，舊與我有一面相識，何不去那裏投奔他，卻打慕容貴妃的關節，那時再引軍來報讎未遲。」

在路行了二日，當晚又饑又渴。見路旁一個村酒店，呼延灼下馬，把馬拴在門前樹上，入來店內，把鞭子放在桌上，坐下了，叫酒保取酒肉來喫。酒保道：「小人這裏只賣酒，要肉時，村裏卻緣殺羊，若要，小人去回買。」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，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，把與酒保道：「你可回一脚羊肉，

與我煮了，統對付草料，喂養我這匹馬。今夜只就你這裏宿一宵，明日自投青州府裏去。」酒保道：「官人，此間宿不妨，只是沒好牀帳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我是出軍的人，但有歇處便罷。」酒保拿了銀子，自去買羊肉。呼延灼把馬背上梢的衣甲取將下來，鬆了肚帶，坐在門前，等了半晌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。呼延灼便叫煮了，回三斤麵來打餅，打兩角酒來。酒保一面煮肉打餅，一面燒腳湯，與呼延灼洗了腳，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。酒保一面切草煮料，呼延灼先討熱酒喫了一回。少刻肉熟，呼延灼叫酒保，也與他些酒肉喫了，分付道：「我是朝廷軍官，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，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，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。」是今上御賜的，名爲踢雪烏驢馬。明日我重重賞你。」酒保道：「感承相公，卻有一件事數相公得知：離此間不遠，有座山，喚做桃花山。山上有一夥強人，爲頭的是「打虎將」李忠，第二個是「小霸王」周通，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，打家劫舍，時嘗來攪擾村坊。官司累次着仰捕盜官軍來，收捕他不得，相公夜間須用小心醒睡。」呼延灼說道：「我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便道那厮們全夥都來，也待怎生！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。」喫了一回酒肉餅子，酒保就店裏打了一鋪，安排呼延灼睡了。一着呼延灼連日心悶，二乃又多了幾杯酒，就和衣而臥。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，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裏叫屈起

來。呼延灼聽得，連忙跳將起來，提了雙鞭，走去屋後問道：「你如何叫屈？」酒保道：「小人起來上草，只見籬笆推翻，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。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尙明，一定是那裏去了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那裏正是何處？」酒保道：「眼見得那條路上，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。」呼延灼喫了一驚，便叫酒保引路，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。火把看看不見，正不知投那裏去了。呼延灼說道：「若無了御賜的馬，卻怎的是好……」酒保道：「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，差官軍來勦捕，方纔能勾這匹馬。」

呼延灼悶悶不已，坐到天明，叫酒保挑了衣甲，逕投青州。來到城裏時，天色已晚了，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。次日天曉，逕到府堂階下，參拜了慕容知府。知府大驚，問道：「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，如何卻到此間？」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。慕容知府聽了道：「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，此非慢功之罪，中了賊人奸計，亦無奈何。下官所轄地面，多被草寇侵奪。將軍到此，可先掃清桃花山，奪取那匹御賜的馬；卻連那二龍山、白虎山兩處強人，一發勦捕了時，下官自當一力保奏，再教將軍引兵復讎如何？」呼延灼再拜道：「深謝恩相主監。若蒙如此，誓當效死報德。」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，一面更衣宿食。那挑甲酒保，自叫他回去了。

一住三日，呼延灼急欲要這匹御賜馬，又來稟覆知府，便教點軍。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，借與呼延灼，又與了一匹青驄馬。呼延灼謝了恩相，披掛上馬，帶領軍兵前來奪馬，還往桃花山進發。

且說桃花山上「打虎將」李忠，與「小霸王」周通，自得了這匹踢雪烏驄馬，每日在山上慶喜飲酒。當日有伏路小嘍囉報道：「青州軍馬來也！」「小霸王」周通起身道：「哥哥守寨，兄弟去退官軍。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，綽鎗上馬，下山來迎敵官軍。

卻說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馬來到山前，擺開陣勢，呼延灼當先出馬，厲聲高叫：「強賊早來受縛！」「小霸王」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，便挺鎗出馬，怎生打扮：

身着團花宮錦襖，手持走水綠沉鎗。

聲雄面鬪鬚如戟，盡道周通賽霸王。

呼延灼見了周通，便縱馬向前來戰。周通也躍馬來迎。二馬相交，鬪不到六七合，周通氣力不加，撥轉馬頭，往山上便走。呼延灼趕了一直，怕有計策，急下山來，扎住寨柵，等候再戰。

卻說周通回寨，見了李忠，訴說：「呼延灼武藝高強，遮攔不住，只得且退上山；倘或他趕到寨前來，

如之奈何！李忠道：「我聞二龍山寶珠寺，花和尚，魯智深在彼，多有人伴；更兼有個甚麼「青面獸」楊志，又新有個「行者」武松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不如寫一封書，使小嘍囉去那裏求救。若解得危難，拚得投託他大寨，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。」周通道：「小弟也多知他那裏豪傑；只恐那和尚記當初之事，不肯來救。」李忠笑道：「他那時又打了你，又得了我們許多金銀酒器，如何倒有見怪之心？他是個直性的好人，使人到彼，必然親引軍來救應。」周通道：「哥哥也說得是。」就寫了一封書，差兩個了事的小嘍囉，從後山麓將下去，取路投二龍山來。行了兩日，早到山下，那裏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。且說寶珠寺裏大殿上坐着三個頭領：爲首是「花和尚」魯智深，第二是「青面獸」楊志，第三是「行者」武松。前面山門下坐着四個小頭領：一個是「金眼彪」施恩，（原是孟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，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，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兇身，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；後來父母俱亡，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，連夜投奔入夥。）一個是「操刀鬼」曹正，（原是同魯智深，楊志收奪寶珠寺，殺了鄧龍，後來入夥。）一個是「菜園子」張青，一個是「母夜叉」孫二娘。（這是夫妻兩個，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；因魯智深，武松連連寄書招他，亦來投奔入夥。）曹正聽得說桃花山

有書，先來問了詳細，直去殿上，稟復三個大頭領知道。智深便道：「洒家當初離五臺山時，到一個桃花村投宿，好生打了那周通撮鳥一頓。李忠那廝，卻來認得洒家，卻請去上山喫了一日酒，結識洒家爲兄，留俺做個寨主。俺見這廝們慳吝，被俺捲了若干金銀酒器撒開他。如今來求救，且看他說甚麼。放那小嘍囉上關來。」

曹正去不多時，把那小嘍囉引到殿下，唱了喏，說道：「青州慕容知府，近日收得個征進梁山泊失利的「雙鞭」呼延灼。如今慕容知府，先教掃蕩俺這裏桃花山，二龍山，白虎山，幾座山寨，卻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讎。俺的頭領，今欲啓請大頭領將軍，下山相救，明朝無事了時，情願來納進奉。」

楊志道：「俺們各守山寨，保護山頭，本不去救應的是。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；二者恐那廝得了桃花山，便小覷了洒家這裏；可留下張青，孫二娘，施恩，曹正，看守寨柵，俺三個親自走一遭。」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，六十餘騎軍馬，各帶了衣甲軍器，逕往桃花山來。

卻說李忠知二龍山消息，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。呼延灼聞知，急領所部軍馬，攔路列陣，舞鞭出馬，來與李忠相持。怎見李忠模樣：

頭尖骨臉似蛇形，

鎗棒林中獨擅名。

打虎將軍心膽大，

李忠祖是霸陵生。

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，家中祖傳靠使鎗棒爲生；人見他身材壯健，因此呼他做「打虎將」。當時下山來與呼延灼交戰，李忠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關了十合之上，見不是頭，攔開軍器便走。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，縱馬趕上山來。「小霸王」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，便飛下鵝卵石來，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。只見官軍迭頭納喊，呼延灼便問道：「爲何納喊？」後軍答道：「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。」呼延灼聽了，便來後軍隊裏看時，見塵頭起處，當頭一個胖大和尚，騎一匹白馬，那人是誰？正是：

自從落髮寓禪林，萬里曾將壯士尋。臂負千斤扛鼎力，天生一片殺人心。欺佛祖，喝觀音，戒刀禪杖冷森森。不看經卷「花和尚」，酒肉沙門魯智深。

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：「那個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，敢來俺這裏唬嚇人！」呼延灼道：「先殺你這個禿驢，豁我心中怒氣！」魯智深輪動鐵禪杖，呼延灼舞起雙鞭，二馬相交，兩邊納喊。關四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呼延灼暗暗喝采道：「這個和尚，到恁地了得！」兩邊鳴金，各自收軍暫歇。

呼延灼少停，再縱馬出陣，大叫：「賊和尚再出來，與你定個輸贏，見個勝敗！」魯智深卻待正要出馬，側首惱犯了這個英雄，叫道：「大哥少歇，看洒家去捉這廝！」那人舞刀出馬，來戰呼延灼的是誰？正是：

曾向京師爲制使，花石綱累受艱難。虹霓氣逼牛斗寒。刀能安宇宙，弓可定塵寰。虎體狼腰猿

臂健，跨龍駒穩坐雕鞍。英雄聲價滿梁山。人稱「青面獸」，楊志是軍班。

當下楊志出馬，來與呼延灼交鋒。兩個鬪到四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呼延灼見楊志手段高強，尋思道：「怎的那裏走出這兩個來？好生了得！不是綠林中手段！」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，賣個破綻，撥回馬，跑回本陣。呼延灼也勒轉馬頭，不來追趕。兩邊各自收軍。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：「俺們初到此處，不宜逼近下寨。且退二十里，明日卻再來廝殺。」帶領小喽囉，自過附近山岡下寨去了。

卻說呼延灼在帳中納悶，心內想道：「指望到此勢如劈竹，便拿了這夥草寇，怎知卻又逢着這般對手！我直如此命薄！」正沒擺佈處，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：「叫將軍且領兵回來，保守城中。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、孔亮，引人馬來青州借糧，怕府庫有失，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。」呼延灼聽了，就這

機會，帶領軍馬，連夜回青州去了。

次日，魯智深與楊志、武松，又引了小喽囉搖旗納喊，直到山下來看時，一個軍馬也無了。到吃了一驚。山上李忠、周通，引人下來，拜請三位頭領上到山寨裏，殺牛宰馬，筵席相待，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。

且說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，卻見了一彪軍馬，正來到城邊。爲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兒子「毛頭星」孔明，「獨火星」孔亮。兩個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，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，聚集起五百人，佔住白虎山，打家劫舍。因爲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，被慕容知府捉下，監在牢裏。孔明、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喽囉，來打青州，要救叔叔孔賓。正迎着呼延灼軍馬，兩邊擁着，敵住廝殺。呼延灼使出馬到陣前。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，見孔明當先，挺鎗出馬，直取呼延灼。兩馬相交，鬪到二十餘合，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顯本事；又值孔明武藝不精，只辦得架隔遮攔，鬪到間深裏，被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。孔亮只得引了小喽囉便走。慕容知府在敵樓上指着，叫呼延灼引軍去趕，官兵一掩，活捉得百十餘人。孔亮大敗，四散奔走，至晚尋個古廟安歇。

卻說呼延灼活捉得孔明，解入城中，來見慕容知府。知府大喜，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，和孔賓一處監收；一面賞勞三軍；一面管待呼延灼，備問桃花山消息。呼延灼道：「本待是，壘中捉斃，手到拿來。」無端又被一夥強人前來救應；數內一個和尚，一個青臉大漢，二次交鋒，各無勝敗。這兩個武藝不比尋常，不是綠林中手段，因此未曾拿得。」慕容知府道：「這個和尚，便是延安府老種經略帳前軍官提轄魯達；今次落髮爲僧，喚做「花和尚」魯智深。這一個青臉大漢，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，喚做「青面獸」楊志。再有一個行者，喚做武松，原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——這三個佔住二龍山，打家劫舍，累次拒敵官軍，殺了三五個捕盜官，直至如今，未曾捉得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我見這廝們武藝精熟，原來卻是楊制使和魯提轄，名不虛傳，恩相放心，呼延灼已見他們本事了。只在早晚，一個個活捉了解官。」知府大喜，設筵管待已了，且請客房內歇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孔亮引了敗殘人馬，正行之間，猛可裏樹林中撞出一彪軍馬，當先一籌好漢，怎生打扮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直裰冷披黑霧，戒箍光射秋霜。額前剪髮拂眉長，腦後護頭齊項。頂骨數珠燦白，雜絨繖結微黃。

鋼刀兩口迸寒光，「行者」武松形像。

孔亮見了是武松，慌忙滾鞍下馬，便拜道：「壯士無恙？」武松連忙答應，扶起問道：「聞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，幾次要來拜望，一者不得下山，二乃路途不順，以此難得相見。今日何事到此？」孔亮把教叔叔孔賓陷兄之事，告訴了一遍。武松道：「足下休慌。我有六七個弟兄，見在二龍山聚義。今爲桃花山李忠、周通，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，來我山寨求救。魯楊二頭領引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。兩個廝併了一日，呼延灼夜間去了。山寨中留我弟兄三人筵宴，把這匹御賜馬送與我們。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，他二位隨後便到。我叫他去打青州，教你叔叔如何？」

孔亮拜謝武松，等了半晌，只見魯智深、楊志兩個竝馬都到。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，備說：「那時我與宋江在他莊上相會，多有相擾。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，聚集三山人馬，攻打青州，殺了慕容知府，擒獲呼延灼，各取府庫錢糧，以供山寨之用，如何？」魯智深道：「酒家也是這般思想，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，叫李忠、周通引孩兒們來，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。」

楊志便道：「青州城池堅固，人馬強壯；又有呼延灼那廝英勇，不是俺白滅威風，若要攻打青州時，

只除非依我一言，指日可得。」武松道：「哥哥，願聞其路。」那楊志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，青州百姓，家家瓦裂煙飛；水滸英雄，個個磨拳擦掌。畢竟楊志對武松說出怎地打青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

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

當有武松引孔亮拜告魯智深，楊志求救哥哥孔明，并叔叔孔賓，魯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馬，前去攻打。楊志道：「若要打青州，須用大隊軍馬，方可打得。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，江湖上都喚他做「及時雨」宋江，更兼呼延灼是他那裏人。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，都併做一處，酒家這裏，再等桃花山人馬齊備，一面且去攻打青州。孔亮兄弟，你可親身星夜去梁山泊，請下宋公明來，併力攻城，此爲上計。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，你們弟兄心下如何？」魯智深道：「正是如此，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，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，可惜酒家不曾相會。衆人說他的名字，聒得酒家耳朵也聾了，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，以致天下聞名。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，酒家有心要去和他廝會，及至酒家去時，又聽

得說道去了，以此無緣不得相見罷了！孔亮兄弟，你要救你哥哥時，快親自去那裏告請他們；酒家等先在這裏和那撮鳥們廝殺。孔亮交付小嘍囉與了魯智深，只帶一個伴當，扮做客商，星夜投梁山泊來。

且說魯智深、楊志、武松三人，去山寨裏喚將施恩、曹正，再帶一二百人下山來相助。桃花山李忠、周通，得了消息，便帶本山人馬，盡數起點，只留三五十個小嘍囉看守寨柵；其餘都帶下山來，青州城下聚集，一同攻打城池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孔亮自離了青州，迤迤來到梁山泊邊，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裏買酒吃，問路。李立見他兩個來得面生，便請坐地，問道：「客人從那裏來？」孔亮道：「從青州來。」李立問道：「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？」孔亮答道：「有個相識在山上，特來尋他。」李立道：「山上寨中，都是大王住處，你如何去得？」孔亮道：「便是要尋宋大王。」李立道：「既是來尋宋頭領，我這裏有分例。」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來相待。孔亮道：「素不相識，如何見款？」李立道：「客官不知，但是來尋山寨頭領，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友，豈敢有失祇應，便當去報。」孔亮道：「小人便是白虎山前莊戶孔亮的便是。」李立道：「會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，今日且喜上山。」二人飲罷分例酒，隨即開廳，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。見

對港蘆葦深處，早有小嘍囉掉過船來。到水亭下，李立便請孔亮下了船，一同搖到金沙灘上岸，却上關來。孔亮看見三關雄壯，鎗刀劍戟如林，心下想道：「聽得說梁山泊與旺，不想做下這等大事業！」已有小嘍囉先去報知，宋江慌忙下來迎接。孔亮見了，連忙下拜。宋江問道：「賢弟緣何到此？」孔亮拜罷，放聲大哭。宋江道：「賢弟心中有何危厄不決之難，但請盡說不妨。便當不避水火，力爲解救，與汝相助。」賢弟且請起來。」孔亮道：「自從師父離別之後，老父亡化，哥哥孔明，與本鄉上戶爭些閒氣起來，殺了他一家老小，官司來捕捉得緊，因此反上白虎山，聚得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。青州城裏，卻有叔父孔賓，被慕容知府捉了，重枷釘在獄中，因此我弟兄兩個去打城子，指望救取叔叔孔賓。誰想去到城下，正撞了一個使雙鞭的呼延灼，哥哥與他交鋒，致被他捉了，解送青州，下在牢裏，存亡未保，小弟又被他追殺一陣。次日，正撞着武松，說起師父大名來，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：一個是「花和尚」魯智深，一個是「青面獸」楊志。他二人一見如故，便商議救兄一事。他道：「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，周通，聚集三山人馬，攻打青州；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，告你師父宋公明，來救你叔兄兩個。」以此今日一逕到此。」宋江道：「此是易爲之事，你且放心。先來拜見晁頭領，共同商議。」宋江便引孔亮參見晁蓋，吳用，公孫

勝，并衆頭領，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，投奔慕容知府，今來捉了孔明，以此孔亮來到，懇告求救。晁蓋道：「既然他兩處好漢，尙兀自仗義行仁，今者三郎和他至愛交友，如何不去？三郎賢弟，你連次下山多逼，今番權且守寨，愚兄替你走一遭。」宋江道：「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輕動。這個是兄弟的事。既是他遠來相投，小可若自不去，恐他弟兄們心下不安，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。」說言未了，廳上廳下一齊都道：「願效犬馬之勞，跟隨同去。」宋江大喜。當日設筵管待孔亮，飲筵之間，宋江喚「鐵面孔曰」：「裘宣定撥下山人數，分作五軍起行；前軍便差花榮、秦明、燕順、王矮虎，開路作先鋒；第二隊，便差穆弘、楊雄、解珍、解寶；中軍便是主將宋江、吳用、呂方、郭盛；第四隊便是朱仝、柴進、李俊、張橫；後軍便差孫立、楊林、歐鵬、凌振，擁軍作合後。梁山泊點起五軍，共計二十個頭領，馬步軍兵二千人馬。其餘頭領，自與晁蓋守把寨柵。當下宋江別了晁蓋，自同孔亮下山來。梁山人馬分作五軍起發，正是：

初離水泊，渾如海內縱蛟龍；乍出梁山，卻似風中奔虎豹。五軍並進，前後列二十輩英雄；一陣同行，首尾分三十名士卒。繡彩旗如雲似霧，離鋼刀燦雪鋪霜。鸞鈴響，戰馬奔馳；畫鼓振，征夫踴躍。捲地黃塵，滿天土雨濛濛；寶纛旗中，簇擁着多智足謀吳學究；碧油幢下，端坐定替天行道。

宋公明過去鬼神皆拱手，回來民庶盡歌謠。

話說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個頭領，三千人馬，分作五軍前進，於路無事，所過州縣，秋毫無犯。已到青州，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，報知衆好漢，安排迎接。宋江中軍到了，武松引魯智深、楊志、李忠、周通、施恩、曹正，都來相見了。宋江讓魯智深坐地，魯智深道：「久聞阿哥大名，無緣不曾拜會，今日且喜認得阿哥。」宋江答道：「不才何足道哉！江湖上義士，甚稱吾師清德。今日得識慈顏，平生甚幸。」楊志也起身再拜道：「楊志舊日，經過梁山泊，多蒙山寨重義相留，爲是酒家愚迷，不曾肯住。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，此是天下第一好事。」宋江答道：「制使威名，播於江湖，只恨宋江相會太晚。」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，一一都相見了。

次日，宋江問：「青州一節，近日勝敗如何？」楊志道：「自從孔亮去了，前後也交鋒三五次，各無輸贏。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個；若是拿得此人，觀此城子，如湯撥雪。」吳學究笑道：「此人不可力敵，可用智擒。」宋江道：「用何智可獲此人？」吳學究道：「只除如此如此。」宋江大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當日分撥了人馬。次早起軍，前到青州城下，四面盡着軍馬圍住，擂鼓搖旗，納喊搦戰。城裏慕容知府見報，

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：「今次羣賊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恩相放心。羣賊到來，先失地利。這廝們只好在水泊裏張狂，今卻攬離巢穴，一個來，捉一個，那廝們如何施展得？請恩相上城，看呼延灼廝殺。」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，叫開城門，放下吊橋，領了一千人馬，近城擺開。宋江陣中，一將出馬，那人手搥狼牙棍，厲聲高罵知府：「濫官害民賊徒！把我全家誅戮，今日正好報讎雪恨！」慕容知府認得秦明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廝是朝廷命官，國家不曾負你，緣何敢造反！若拿住你時，碎屍萬段！可先下手擊這賊！」呼延灼聽了，舞起雙鞭，縱馬直取秦明。秦明也出馬，舞動狼牙大棍，來迎呼延灼。二將交馬，正是對手。有西江月爲證：

鞭舞兩條龍尾，棍橫一串狼牙，三重看得眼睛花。二將縱橫交馬，使棍的軍班領袖，使鞭的將種堪誇。天昏地慘日揚沙，這廝殺鬼神須怕。

兩個鬪到四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慕容知府見鬪得多時，恐怕呼延灼有失，慌忙鳴金收軍入城。秦明也不追趕，退回本陣。宋江教衆頭領軍校，且退十五里下寨。

卻說呼延灼回到城中，下馬來見慕容知府，說道：「小將正要擊那秦明，恩相如何收軍？」知府道：

「我見你鬪了許多合，但恐勞困，因此收軍暫歇。秦明那厮，原是我這裏統制，與花榮一同背反，這廝亦不可輕敵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恩相放心，小將必要擒此背義之賊，適間和他鬪時，棍法已自亂了。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！」知府道：「既是將軍如此英雄，來日若臨敵之時，可殺開條路，送三個人出去，一個教他去往東京求救，兩個教他去隣近府州，會合起兵，相助勦捕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恩相高見極明。」當日知府寫了求救文書，選了三個軍官，都發放了當。

只說呼延灼回到歇處，卸了衣甲暫歇。天色未明，只聽的軍校來報道：「城北門外七坡上，有三騎私自在那裏看城，中間一個穿紅袍騎白馬的，兩邊兩個，只認得右邊的是「小李廣」花榮，左邊那個道妝打扮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那個穿紅的，眼見是宋江了；道妝的，必是軍師吳用。你們且休驚動了他，便點一百馬軍，跟我捉這三個。」

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，提了雙鞭，帶領一百餘騎馬軍，悄悄地開了北門，放下吊橋，引軍趕上坡來。宋江，吳用，花榮三個，只顧呆了臉看城。呼延灼拍馬上坡，三個勒轉馬頭，慢慢走去。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廂，宋江，吳用，花榮三個齊齊的勒住馬。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，只聽得納聲喊，呼延灼

正踏着陷坑，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。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撓鉤手，先把呼延灼鈎將起來，綁縛了去，後面牽着那匹馬。這許多趕來的馬軍，卻被花榮拈弓搭箭，射倒當頭五七個，後面的勒轉馬，一閃都走了。

宋江回到寨裏坐，左右羣刀手，卻把呼延灼推將過來。宋江見了，連忙起身，嗚叫：「快解了繩索！」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，宋江拜見。呼延灼道：「何故如此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？蓋爲官吏污濫，威逼得緊，誤犯大罪，因此權借水泊裏隨時避難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動將軍，致勞神力。實慕將軍虎威。今者誤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」呼延灼道：「被擒之人，萬死尙輕，義士何故重禮陪話？」宋江道：「量宋江怎敢壞得將軍性命？皇天可表寸心，只是懇告哀求。」呼延灼道：「兄長尊意，莫非教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，到山赦罪？」宋江道：「將軍如何去得？高太尉那斷，是個心地偏窄之徒，忘人大恩，記人小過。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，他如何不見你罪責？如今韓滔、彭圮、凌振，已多在敵山入夥。倘蒙將軍不棄山寨微賤，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，等朝廷見用，受了招安，那時盡忠報國，未爲晚矣。」

呼延灼沉思了半晌，一者是天罡之數，自然義氣相投；二者見宋江禮貌甚恭，語言有理，歎了一口氣，跪下在地道：「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國，實感兄長義氣過人，不容呼延灼不依，願隨鞭撻。事既如此，決

無遺理。」有詩爲證：

親承天語淨狼煙，

不着先鞭願執鞭。

豈昧忠心翻作賊，

降魔殿內有因緣。

宋江大喜，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，叫問李忠、周通，討這匹踢雪烏騮馬，送將軍騎坐。衆人再商議救孔明之計，吳用道：「只除教呼延灼將軍賺開城門，垂手可得，更兼絕了呼延灼將軍念頭。」宋江聽了，來與呼延灼陪話道：「非是宋江貪劫城池，實因孔明叔叔，陷在縲絏之中，非將軍賺開城門，必不可得。」呼延灼答道：「小將既蒙兄長收錄，理當效力。」當晚點起秦明、花榮、孫立、燕順、呂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寶、歐鵬、王英，十個頭領，都扮作軍士衣服模樣，跟了呼延灼，共是十一騎軍馬，來到城邊，直至濠塹上，大呼：「城上開門，我逃得性命回來！」

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，慌忙報與慕容知府。此時知府爲折了呼延灼，正納悶間，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，心中歡喜，連忙上馬，奔到城上，望見呼延灼有十數騎馬跟着，又不見面顏，只認得呼延灼聲音，知府問道：「將軍如何走得回來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我被那廝的陷馬捉了我到寨裏，卻有原跟我

的頭目，暗地盜這匹馬與我騎，就跟我來了。」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，便叫軍士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。十個頭領跟到城門裏，迎着知府，早被秦明一棍，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。解珍、解寶，便放起火來。歐鵬、王矮虎，奔上城，把軍士殺散。宋江大隊人馬，見城上火起，一齊擁將入來。宋江急急傳令，休教殘害百姓，且收倉庫錢糧。就大牢裏救出孔明，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，便教救滅了火。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，盡皆斬首，抄扎家私，分俵衆軍。天明，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，給散糧米救濟。把府庫金帛，倉廩米糧，裝載五六百車，又得了二百餘匹好馬，就青州府裏做個慶喜筵席，請三山頭領同歸大寨。李忠、周通，使人回桃花山，盡數收拾人馬錢糧下山，放火燒毀寨柵。魯智深也使施恩、曹正回二龍山，與張青、孫二娘，收拾人馬錢糧，也燒了寶珠寺寨柵。數日之間，三山人馬都皆完備。宋江領了大隊人馬，班師回山。先叫花榮、秦明、呼延灼、朱仝，四將開路，所過州縣，分毫不擾。鄉村百姓，扶老挈幼，燒香羅拜迎接。數日之間，已到梁山泊邊。衆多水軍頭領，其舟迎接。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，都在金沙灘迎接。直至大寨，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。大排筵慶賀新到山寨頭領，呼延灼、魯智深、楊志、武松、施恩、曹正、張青、孫二娘、李忠、周通、孔明、孔亮，共十二位新上山頭領坐間，林冲說起相謝魯智深相救一事。魯智深動問道：「洒家自與教頭滄州

別後，曾知阿嫂信息否？」林冲答道：「小可自火併王倫之後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，已知拙婦被高太尉逆子所逼，隨即自縊而死；妻父亦爲憂疑，染病而亡。」楊志舉起舊日王倫手內上山相會之事，衆人皆道：「此皆註定，非偶然也！」晁蓋說起黃泥岡劫取「生辰綱」一事，衆皆大笑。次日輪流做筵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，如何不喜，便叫湯隆做鐵匠總管，提督打造諸般軍器，并鐵葉連環等甲；侯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，添造三才，九曜，四斗，五方，二十八宿等旗，飛龍，飛虎，飛熊，飛豹旗，黃鉞白旄，朱纓皂蓋。山邊四面築起墩臺，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，招接往來上山好漢，一就探聽飛報軍情。山西路酒店，今令張青、孫二娘——夫妻二人，原是酒家，——前去看守；山南路酒店，仍令孫新、顧大嫂夫妻看守；山東路酒店，依舊朱貴、樂和；山北路酒店，還是李立、時遷。三關上添造寨柵，分調頭領看守。都領已定，各各遵依，不在話下。

忽一日，「花和尚」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：「智深有個相識，李忠兄弟也曾認的，喚做「九紋龍」史進；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，和那一個「神機軍師」朱武，又有一個「跳澗虎」陳達，一個

「白花蛇」楊春，四個在那裏聚義。酒家常常思念他。昔日在瓦罐寺救助酒家，思念不會有忘。今酒家要去那裏探望他，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宋江道：「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，若得吾師去請他來，最好。雖然如此，不可獨自去，可煩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。他是行者，一般出家人，正好同行。」武松應道：「我和師父去。」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，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，武松粧做隨侍行者。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，過了金沙灘，曉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來到華州華陰縣界，逕投少華山來。

且說宋江自魯智深、武松去後，一時容他下山，嘗自放心不下，便喚「神行太保」戴宗隨後跟來，探聽消息。

再說魯智深、武松兩個，來到少華山下，伏路小嘍囉出來攔住問道：「你兩個出家人那裏來？」武松便答道：「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？」小嘍囉說道：「既是要尋史大王的，且在這裏少等。我上山報知頭領，便下來迎接。」武松道：「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。」小嘍囉去不多時，只見「神機軍師」朱武，并「跳涧虎」陳達，「白花蛇」楊春，三個下山來接魯智深、武松，卻不見有史進。魯智深便問道：「史大官人在那裏？卻如何不見他？」朱武近前上覆道：「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？」魯智深道：「酒家便是。道

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都頭武松。三個慌忙剪拂道：「聞名久矣！聽知二位在二龍山扎寨，今日緣何到此？」魯智深道：「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，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，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。」朱武道：「既是二位到此，且請到山寨中，容小可備細告訴。」魯智深道：「有話便說，待一待，誰鳥耐煩？」武松道：「師父是個性急的人，有話便說何妨？」

朱武道：「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，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，好生興旺。近日史大官人下山，因撞見一個畫匠，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姓王，名義。因許下西岳華山金天聖帝廟內粧畫影壁，前去還願。因為帶將一個女兒，名喚玉嬌枝同行，卻被本州賀太守——原是蔡太師門人，那厮爲官貪濫，非理害民。——一日，因來廟裏行香，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，累次着人來說，要娶他爲妾。王義不從，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爲妾，又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。路經這裏過，正撞見史大官人，告說這件事。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，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，直去府裏要刺賀太守；被人知覺，倒喫拿了，見監在牢裏。又要聚起軍馬，掃蕩山寨，我等正在這裏無計可施！」

魯智深聽了道：「這撮鳥敢如此無禮！倒恁麼利害！洒家與你結果了那厮！」朱武道：「且請二位

封寨裏商議。」一行五箇頭領，都到少華山寨中坐下，便叫王義見魯智深，武松，訴說賀太守貪酷害民，強佔良家女子。朱武等一面殺牛宰馬，管待魯智深，武松。飲筵間，魯智深想道：「賀太守那廝好沒道理，我明日與你去州裏打死那廝罷！」武松道：「哥哥不得造次。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，請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，方可救得史大官人。」魯智深叫道：「等俺們去山寨裏叫得人來，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裏去了。」武松道：「便殺了太守，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。」武松卻決不肯放魯智深去。朱武又勸道：「吾師且息怒。武都頭也論得是。」魯智深焦躁起來，便道：「都是你這般慢性的人，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；你也休去梁山泊報知，看酒家去如何。」衆人那裏勸得住，當晚又諫不從。明早起個四更，提了禪杖，帶了戒刀，逕奔華州去了。武松道：「不聽人說，此去必然有失。」朱武隨即差兩個精細的小嘍囉，前去打聽消息。

卻說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，路傍借問州衙在那裏，人指道：「只過州橋，投東便是。」魯智深卻好來到浮橋上，只見人都道：「和尚且躲一躲，太守相公過來。」魯智深道：「俺正要尋他，卻正好撞在酒家手裏，那廝多敢是當死！」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來，看見太守那乘轎子，卻是緩轎，轎廳兩邊，各

有十個虞候簇擁着，人人手執鞭鎗鐵鍊，守護兩下。魯智深看了尋思道：「不好打那撮鳥，若打不着，倒喫他笑。」賀太守卻在轎裏眼裏，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，過了渭橋，到府中下了轎，便叫兩個虞候分付道：「你與我去請橋上那個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。」虞候領了言語，來到橋上，對魯智深說道：「太守相公請你赴齋。」魯智深想道：「這厮合當死在洒家手裏。俺卻纔正要打他，只怕打不着，讓他過去了。俺要尋他，他卻來請洒家。」魯智深便隨了虞候，逕到府裏。太守已自分付下了，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，太守叫放了禪杖，去了戒刀，請後堂赴齋。魯智深初時不肯，衆人說道：「你是出家人，好不曉事，府堂深處，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？」魯智深想：「這只俺兩個拳頭，也打碎了那厮腦袋！」廊下放了解杖，戒刀，跟虞候入來。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，把手一招，喝聲：「捉下這秃賊！」兩邊壁衣內，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來，橫拖倒拽，捉了魯智深。你便是那吒太子，怎逃地網天羅？火首金剛，難脫龍潭虎窟！正是飛蛾投火身傾喪，怒豔吞鉤命必傷。畢竟魯智深被賀太守拏下，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吳用賺「金鈴吊掛」 宋江鬧西嶽華山

話說賀太守把魯智深賺到後堂內，喝聲「擊下！」衆多做公的，把魯智深簇擁到廳階下。賀太守喝道：「你這禿驢，從那裏來？」魯智深應道：「酒家有甚罪犯？」太守道：「你只實說，誰教你來刺我？」魯智深道：「俺是出家人，你卻如何問俺這話？」太守喝道：「卻纔見你這禿驢，意欲要把禪杖打我轎子，卻又思量，不敢下手。你這禿驢好好招了。」魯智深道：「酒家又不曾殺你，你如何拏住酒家，妄指平人？」太守喝罵：「幾曾見出家人自稱酒家。這禿驢必是箇關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強盜，來與史進那廝報讎，不打如何肯招。左右好生加力打那禿驢。」魯智深大叫道：「不要打傷老爺。我說與你，俺是梁山泊好漢「花和尚」魯智深。我死倒不打緊，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，下山來時，你這顆驢頭趁早兒都砍了送去。」賀太守聽了大怒，把魯智深拷打了一回，教取面大枷來釘了，押下死囚牢裏去。一面申聞都省，乞請明降。禪杖戒刀，封入府堂裏去了。

此時鬧動了華州一府。小嘍囉得了這個消息，飛報上山來。武松大驚道：「我兩個來華州幹事，折了一個，怎地回去見衆頭領！」正沒理會處，只見山下小嘍囉報道：「有個梁山泊差來的頭領，喚做

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見在山下。」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山，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，訴說魯智深不聽諫勸失陷一事。戴宗聽了，大驚道：「我不可久停了！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，早遣兵將，前來救取！」武松道：「小弟在這裏專等，萬望兄長早去急來。」戴宗吃了些素食，作起「神行法」，再回梁山泊來。三日之間，已到山寨；見了晁宋二頭領，便說魯智深因救史進，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。宋江聽罷，失驚道：「既然兩個兄弟有難，如何不救？我今不可擔閣。」便須點起人馬，作三隊而行：前軍點五員先鋒，花榮、秦明、林冲、楊志、呼延灼，引領一千甲馬，二千步軍先行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；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，軍師吳用，朱仝、徐寧、解珍、解寶，共是六個頭領，馬步軍兵二千；後軍主掌糧草，李應、楊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張順，共是五個頭領押後，馬步軍兵二千，共計七千人馬，離了梁山泊，直取華州來。在路躡行，不止一日，早過了半路，先使戴宗去報少華山上。朱武等三人，安排下豬羊牛馬，醞造下好酒等候。

再說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，武松引了朱武、陳達、楊春三人，下山拜請宋江、吳用，并衆頭領，都到山寨裏坐下。宋江備問城中之事，朱武道：「兩個頭領，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裏，只等朝廷明降發落。」宋江與吳用說道：「怎地定計去救取史進，魯智深？」朱武說道：「華州城郭廣闊，壕溝深遠，急切

難打；只除非得裏應外合，方可取得。」吳學究道：「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，卻再商量。」宋江飲酒到晚，巴不得天明，要去看城。吳用諫道：「城中監着兩隻大蟲在牢裏，如何不做隄備？白日未可去看。今夜月色必然明朗，申牌前後下山，一更時分，可到那裏窺望。」

當日捱到午後，宋江、吳用、花榮、秦明、朱仝，共是五騎馬下山，迤邐前行。初更時分，已到華州城外。在山坡高處，立馬望華州城裏時，正是二月中旬天氣，月華如畫，天上無一片雲彩；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，城高地壯，繫濠深闊。看了半晌，遠遠地望見那西嶽華山時，端的是好座名山，但見：

峯名仙掌，觀隱雲臺，上連玉女洗頭盆，下接天河分派水。乾坤皆秀，尖峯彷彿接雲根；山嶽推尊，怪石巍峨侵斗柄。青如潯黛，碧若浮藍。張僧繇妙筆畫難成，李龍眠天機描不就。深沉洞府，月光飛萬道金霞；翠嶽巖崖，日影動千條紫焰。傍人遙指，雲池波內稱如船；故老傳聞，玉井水中花十丈。巨靈神忿怒，劈開山頂還神通；陳處士清高，結就茆庵來詭睡。千古傳名推華嶽，萬年香火祀金天。

宋江等看了西嶽華山，見城池厚壯，形勢堅牢，無計可施。吳用道：「且回寨裏去，再作商議。」五騎

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。宋江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吳學究道：「且差十數個精細小嘍囉下山，去遠近探聽消息。」

兩日內，忽有一人上山來報道：「如今朝廷差個殿司太尉，將領御賜『金鈴吊掛』來西嶽降香，從黃河入渭河而來。」吳用聽了，便道：「哥哥休憂，計在這裏了。」便叫李俊、張順：「你兩個與我如此而行……」李俊道：「只是無人識得地境，得一個引領路道最好。」白花蛇、楊春便道：「小弟相幫同去如何？」宋江大喜。三個下山去了。次日，吳學究請宋江、李應、朱仝、呼延灼、花榮、秦明、徐寧，共七個人，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。逕到渭河渡口，李俊、張順、楊春，已奪下十數隻大船在彼。吳用便叫花榮、秦明、徐寧，呼延灼，四個埋伏在岸上；宋江、吳用、朱仝、李應下在船裏；李俊、張順、楊春，把船都去灘頭藏了。衆人等候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，三隻官船到來，船上插着一面黃旗，上寫「欽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宿元景」。宋江看了，心中暗喜道：「昔日玄女有言，遇宿重重喜，今日既見此人，必有主意。」太尉官船將近河口，朱仝、李應各執長鎗，立在宋江、吳用背後。太尉船到當港截住。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，喝道：「你等甚麼船隻，敢當港攔截住大臣？」宋江執着骨朵，躬身聲喏。吳

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：「梁山泊義士宋江，謹參祇候。」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：「此是朝廷太尉，奉聖旨去西嶽降香，汝等是梁山泊亂寇，何故攔截！」吳用道：「俺們義士，只求見太尉尊顏，有告覆的事。」客帳司道：「你等是何等人，敢造次要見太尉！」兩邊虞候喝道：「低聲！」宋江說道：「暫請太尉到岸上，自有商量的事。」客帳司道：「休胡說！太尉是朝廷命臣，如何與你商量？」宋江道：「太尉不肯相見，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。」朱仝把鎗上小號旗，只一招動，岸上花榮、秦明、徐寧、呼延灼，引出馬軍來，一齊搭上弓箭，都到河口，擺列在岸上。那船上船公，都驚得鑽入梢裏去了。客帳司人慌了，只得入去稟覆。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。宋江躬身唱喏道：「宋江等不敢造次。」宿太尉道：「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？」宋江道：「某等怎敢邀截太尉？只欲求請太尉上岸，別有稟覆。」宿太尉道：「我今特奉聖旨，自去西嶽降香，與義士有何商議？朝廷大臣，如何輕易登岸？」宋江道：「太尉不肯時，只怕下面伴當亦不相容。」李應把號帶鎗一招，李俊、張順、楊春一齊撐出船來。宿太尉看見大驚。李俊、張順、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，早跳過船來，手起先把兩個虞候，顛下水裏去。宋江連忙喝道：「休得胡做，驚了貴人！」李俊、張順撲地也跳下水去，早把兩個虞候又送上船來。張順、李俊在水面上如登平地，托地又跳上船來，嚇得宿

太尉魂不着體。宋江喝道：「孩兒們且退去，休得驚着貴人，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。」宿太尉道：「義士有甚事，就此說不妨。」宋江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處，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，並無損害之心。若懷此念，西嶽神靈誅滅！」到這時候，不容太尉不上岸，宿太尉只得離船上岸。衆人牽過一匹馬來，扶策太尉上了馬，不得已隨衆同行。宋江先叫花榮、秦明陪奉太尉上山。宋江隨後也上了馬，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，并御香、祭物、金鈴吊掛、齊齊收拾上山；只留下李俊、張順，帶領一百餘人看船。

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，宋江下馬入寨，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，衆頭領兩邊侍立着。宋江下了四拜，跪在面前，告稟道：「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，爲彼官司所逼，不得已哨聚山林，權借梁山泊避難，專等朝廷招安，與國家出力。今有兩個兄弟，無事被賀太守生率陷害，下在牢裏。欲借太尉御香、儀從，并金鈴吊掛，去賺華州，事畢并還於太尉身上，並無侵犯。乞太尉鈞鑒。」宿太尉道：「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，明日事露，須連累下官。」宋江道：「太尉回京，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。」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，怎生推托得？只得應允了。宋江執蓋擎杯，設筵拜謝。就把太尉帶來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。於小礮礮數內，選揀一個俊俏的，剃了鬚髮，穿了太尉的衣服，扮做宿元景；宋江、吳用，扮做客帳司；解珍、

解寶，楊雄，石秀，扮做虞候；小喽囉都是紫衫銀帶，執着旌節，旗幡，儀仗，法物，擎搔了御香，祭禮，「金鈴吊掛」，「花榮，徐寧，朱仝，李應，扮做四個衝兵」；朱武，陳達，楊春，款住太尉，并跟隨一應人等，置酒管待。卻教秦明，呼延灼，引一隊人馬，林冲，楊志，引一隊人馬，分作兩路取城；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，只聽號起行事。

話休絮繁，且說一行人等，離了山寨，逕到河口下船而行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，一逕奔西嶽廟來。戴宗先去報知雲臺觀觀主，并廟裏職事人等，直至船邊，迎接上岸。香花燈燭，幢幡寶蓋，擺列在前；先請御香上了香亭，廟裏人夫扛擡了道引，「金鈴吊掛」前行。觀主拜見了太尉，吳學究道：「太尉一路染病不快，且把轎子來。」左右人等，扶策太尉上轎，逕到嶽廟裏官廳內歇下。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：「這是特奉聖旨，齋捧御香，「金鈴吊掛」來與皇帝供養；緣何本州官員輕慢，不來迎接？」觀主答道：「已使人去報了，敢是便到。」說猶未了，本州先使一員推官，帶領做公的五七十人，將着酒菜，來見太尉。原來那扮太尉的小喽囉雖然模樣相似，卻語言發放不得；因此只教粧做染病，把靠褥圍定在牀上坐。推官看了，見來的旌節，門旗，牙仗等物，都是內府製造出的，如何不信？客帳司假意出入，稟覆了兩遭，卻引推官

入去，遠遠地塔下參拜了。那假太尉只把手指，並不聽得說甚麼。吳用引到面前，埋怨推官道：「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，不辭千里之遙，特奉聖旨到此降香，不想於路染病未痊，本州衆官，如何不來遠接！」推官答道：「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，不見近報，因此有失迎迓。不期太尉先到廟裏，本是太守便來，奈緣少華山賊人，糾合梁山泊草盜，要打城池，每日在彼隄防，以此不敢擅離。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禮，太守隨後便來參見。」吳學究道：「太尉涓滴不飲，只叫太守快來商議行禮。」推官隨即教取酒來，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。吳學究又入去，將了鑰匙出來，引着推官去看「金鈴弔掛」，一開了鎖，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賜「金鈴弔掛」來，叫推官看，便把條竹竿又起。看時，果然製造得無比，但見：

渾金打就，五彩雅成，雙懸纓絡金鈴，上掛珠璣寶蓋。黃羅密佈，中間八爪玉龍盤；紫帶低垂，外壁雙飛金鳳遞。對嵌珊瑚瑪瑙，重圍琥珀珍珠；碧琉璃掩映絳紗燈，紅菌萐參差青翠葉。堪宜金屋瓊樓掛，雅稱瑤臺寶殿懸。

這一對「金鈴弔掛」，乃是東京內府高手匠人做成的，渾是七寶珍珠嵌造，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，乃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；不是內府降來，民間如何做得？吳用叫推官看了，再收入櫃匣內鎖了；又將

出中書省許多公文，付與推官，使叫太守來商議，揀日祭祀。推官和衆多做公的，都見了許多物件文憑，便辭了客帳司，逕回到華州府裏來報賀太守。

卻說宋江暗暗地喝采道：「這廝雖然奸猾，也騙得他眼花心亂了。」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。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，也來廟門下，相幫武松行事；卻又叫戴宗扮虞候，雲臺觀主進獻素齋，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嶽廟。宋江開步看那西嶽廟時，果然是蓋造的好，殿宇非凡，真乃人間天上。宋江來到正殿上，拈香再拜，暗暗祈禱已罷，回至官廳前，門人報道：「賀太守來也。」宋江便叫花榮、徐寧、朱仝、李應，四個衙兵，各執着器械，分列在兩邊；解珍、解寶、楊雄、戴宗，各戴暗器，侍立在左右。

卻說賀太守將帶三百餘人，來到廟前下馬，簇擁入來。假客帳司吳學究、宋江，見賀太守帶着三百餘人，都是帶刀公吏人等入來，吳學究喝道：「朝廷太尉在此，聞雜人不許近前！」衆人立住了脚，賀太守獨自進前來拜見太尉。客帳司道：「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廝見。」賀太守入到官廳前，望着假太尉便拜。吳學究道：「太守，你知罪麼？」太守道：「賀某不知太尉到來，伏乞恕罪。」吳學究道：「太尉奉勅到此西嶽降香，如何不來遠接？」太守答道：「不曾有近報到州，有失迎迓。」吳學究喝聲：「擊下！」解珍、解

寶弟兄兩個，身邊早掣出短刀來，一脚把賀太守踢翻，便割了頭。宋江喝道：「兄弟們動手！」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個，驚得呆了，正走不動。花榮等一發向前，把那一千人，算子般都倒在地下；有一半搶出廟門下，武松、石秀，舞刀殺將入來，小嘍囉四下趕殺，三百餘人不剩一個回去。續後到廟裏的，都被張順、李俊殺了。

宋江急叫收了御香，「吊掛」下船，都趕到華州時，早見城中兩路火起，一齊殺將入來，先去牢中救了史進、魯智深，就打開庫藏，取了財帛，裝載上車。一行人離了華州，上船回到少華山，都來拜見太尉，納還了御香，「金鈴吊掛」、「旌節門旗儀仗……等物，拜謝了太尉恩相。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；隨從人等，不分高低，都與了金銀；就山寨裏做了個送路筵席，謝承太尉。衆頭領直送下山，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，一些不少，還了原來的人等。

宋江謝別了宿太尉，回到少華山上，便與四鄰好漢商議，收拾山寨錢糧，放火燒了寨柵。一行人等，軍馬糧草，都望梁山泊來。

且說宿太尉下船來，到華州城中，已知被梁山泊賊人殺死軍兵人馬，劫了府庫錢糧；城中殺死軍

校一百餘人，馬匹盡皆擄去，西嶽廟中，又殺了許多人性命；便叫本州推官勅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，都做「宋江先中途中劫了御香，一吊掛，一因此賺知府到廟，殺害性命。」宿太尉到廟裏焚了御香，把這「金鈴吊掛」分林典了雲臺觀主，星夜急急自回京師，奏知此事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宋江救了史進，魯智深帶了少華山四個好漢，仍舊作三隊，分俵人馬，向梁山泊來，所過州縣，秋毫無犯。先使戴宗前來上山報知，晁蓋并衆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，一同到山寨裏聚義廳上，都相見已罷，一面做慶喜筵席。

次日，史進，朱武，陳達，楊春，各以已財做筵宴，拜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。過了數日，話休絮煩。忽一日，有「旱地忽律」朱貴上山報說：「徐州沛縣芒碭山中，新有一夥強人，聚集着三千人馬，爲頭一個先生，姓樊，名瑞，綽號「混世魔王」，能呼風喚雨，用兵如神。手下兩個副將：一個姓項，名充，綽號「八臂那吒」，能使一面團牌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，手中仗一條鐵標鎗。又有一個姓李，名竟，綽號「飛天大聖」，也使一面團牌，牌上插標鎗二十四根，手中使一口寶劍。——這三個結爲兄弟，佔住芒碭山，打家劫舍。三個商量了，要來吞併俺梁山泊大寨。小弟聽得說，不得不報。」宋江聽了，大怒道：「這賊怎敢如此無

禮！我便再下山走一遭！只見「九紋龍」史進便起身道：「小弟等四個初到大寨，無半米之功，情願引本部人馬，前去收捕這夥強人。」宋江大喜。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，與同朱武、陳達、楊春，都披掛了，來辭宋江下山。把船渡過金沙灘，上路逕奔芒碭山來。

三日之內，早望見那座山，乃是昔日漢高祖斬蛇起義之處。三軍人馬來到山下，早有伏路小嘍囉上山報知。

且說史進把少華山帶來的人馬擺開，史進全身披掛，騎一匹火炭赤馬，首先出陣。怎見得史進的英雄，但見：

久在華州城外住，出身原是莊農，學成武藝慣心胸。三尖刀似雪，渾赤馬如龍。體掛連環鎖鐵鏡，戰袍風颭猩紅，雕青鑄玉更玲瓏。江湖稱史進，綽號「九紋龍」。

當時史進首先出馬，手中橫着三尖兩刃刀，背後三個頭領，中間的便是「神機軍師」朱武。那人原是定遠縣人氏，平生足智多謀，亦能使兩口雙刀，出到陣前，亦有八句詩單道朱武好處：

道服裁棕葉，

雲冠剪鹿皮。

臉紅雙眼俊，

面目細髯垂。

智可張良比，

才將范蠡欺。

今堪副吳用，

朱武號神機。

上首馬上坐着一籌好漢，手中橫着一條出白點鋼鎗，綽號「跳澗虎」。陳達原是鄆城人民。當時提鎗躍馬，出到陣前，也有一首詩單道着陳達好處：

每見力人能虎跳，

亦知猛虎跳山谿。

果然陳達人中虎，

躍馬騰鎗奮鼓鼙。

下首馬上坐着一籌好漢，手中使一口大桿刀，綽號「白花蛇」。楊春原是解良縣蒲城人氏。當下挺刀立馬，守住陣門，也有一首詩單題楊春的好處：

楊春名姓亦奢遮，

劫客多年在少華。

伸臂展腰長有力，

能吞巨象白花蛇。

四個好漢勒馬在陣前，望不多時，只見芒碭山上飛下一彪人馬來，當先兩個好漢，爲頭那一個，便

是徐州沛縣人氏，姓項，名充，綽號「八臂那吒」，使一面團牌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，百步取人，無有不中；右手仗一條標鎗，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，上書「八臂那吒」，步行下山。有八句詩，單題項充：

鐵帽深遮頂，

銅環半掩腮。

榜牌懸獸面，

飛刀插龍胎。

脚到如風火，

身先降禍災。

那吒號八臂，

此是項充來。

次後那個，便是邳縣人氏，姓李，名兗，綽號「飛天大聖」，會使一面團牌，背插二十四把標鎗，亦能百步取人；左手挽牌，右手仗劍，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，上書「飛天大聖」，出到陣前。有八句詩，單道李兗：

纓蓋盔兜頂，

袍遮鐵掩襟。

胸藏拖地膽，

毛蓋殺人心。

飛刀齊攢玉，

盤牌滿畫金。

飛天號大聖，

李兗衆人欽。

當下兩個步行下山，見了對陣史進，朱武、陳達、楊春，四騎馬在陣前，並不打話，小嘍囉篩起鑼來，兩個好漢舞動團牌，齊上直滾入陣來。史進等攔當不住，後軍先走，史進前軍抵敵，朱武等中軍納喊，亂攙起來，正所謂人住馬不住，殺得退走三四十里。史進險些兒中了飛刀，楊春轉身得遲，被一飛刀，戰馬着傷，棄了馬，逃命走了。史進點軍，折了一半，和朱武等商議，欲要差人回梁山泊求救。正憂疑之間，只見軍士來報：「北邊大路上，塵頭起處，約有二千軍馬來。」史進等直迎來時，卻是梁山泊旗號，當先馬上兩員上將：一個是「小李廣」花榮，一個是「金鎗手」徐寧。史進接着，備說項充、李兗、燈籠滾動，軍馬遮攔不住。花榮道：「宋公明哥哥，見兄長來了，放心不下，好生懊悔，特遣我兩個到來幫助。」史進等大喜，合兵一處下寨。次日天曉，正欲起兵對敵，軍士報道：「北邊大路上，又有軍馬來。」花榮、徐寧、史進，一齊上馬接時，卻是宋公明親自和軍師吳學究、公孫勝、柴進、朱全、呼延灼、穆弘、孫立、黃信、呂方、郭盛，帶領三千人馬來到。史進備說項充、李兗飛刀、標鎗、滾牌難近，折了人馬一事。宋江大驚，吳用道：「且把軍馬扎下寨柵，別作商議。」宋江性急，要起兵勦捕，直到山下。此時天色已晚，望見芒碭山上，都是青色燈籠，公孫勝看了，便道：「此寨中青色燈籠，必有箇會行妖法之人在內。我等且把軍馬退去，來日貧道獻一

個陣法，要捉此二人。」宋江大喜，傳令教軍馬且退二十里紮住營寨。次日清晨，公孫勝獻出這個陣法，有分教，魔王拱手，上梁山，神將傾心歸水泊。畢竟公孫勝獻出甚麼陣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

公孫勝芒碭山降魔

晁天王曾頭市中箭

話說公孫勝對宋江，吳用獻出那個陣圖：「便是漢末三分，諸葛孔明擺石爲陣的法：四面八方，分八八六十四隊，中間大將居之；其像四頭八尾，左旋右轉，按天地風雲之機，龍虎鳥蛇之狀。待他下山衝入陣來，兩軍齊開，如若伺候他入陣，只看七星號帶起處，把陣變爲長蛇之勢。貧道作起道法，教這三人在陣中前後無路，左右無門。卻於坎地上掘一陷坎，直逼此三人到於那里。兩邊埋伏下撓鈎手，準備捉將。」宋江聽了大喜，便傳將令，叫大小將校依令而行。再用八員猛將守陣，那八員：呼延灼，朱仝，花榮，徐寧，穆弘，孫立，史進，黃信。卻叫柴進，呂方，郭盛，權攝中軍；宋江，吳用，公孫勝，帶領陳達磨旗；叫朱武指引五個軍士，在近山高坡上看對陣報事。

是日已牌時分，衆軍近山擺開陣勢，搖旗擂鼓搦戰。只見芒碭山上有三二十面鑼聲震地價響，三個頭領一齊來到山下，便將三千餘人擺開。左右兩邊項充、李袞，中間馬上擺出那個爲頭的好漢，姓樊，名瑞，祖貫濠州人氏，幼年作全真先生，江湖上學得一身好武藝。馬上慣使一個流星鎗，神出鬼沒，斬將奪旗，人不敢近。綽號「混世魔王」。怎見得樊瑞英雄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頭散青絲細髮，身穿絨繡皂袍，連環鐵甲晃寒霄。慣使銅鎗神妙。好似北方真武，世間伏怪除妖。雲遊江海把名標，「混世魔王」綽號。

那個「混世魔王」樊瑞騎一匹黑馬，立於陣前。上首是項充，下首是李袞。那樊瑞雖會使神術妖法，卻不識陣勢。看了宋江軍馬，四面八方擺成陣勢，心中暗喜道：「你若擺陣，中我計了。」分付項充、李袞道：「若見風起，你兩個便引五百滾刀手殺入陣去。」項充、李袞得令，各執定雙牌，挺着標鎗飛劍，只等樊瑞作用。只看樊瑞立於馬上，左手挽定流星銅鎗，右手仗着「混世魔王」寶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狂風四起，飛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項充、李袞納聲喊，帶了五百滾刀手，殺將過去。宋江軍馬見殺將過去，便分開做兩下。項充、李袞一攬入陣，兩下裏強弓硬弩，射住來人，只帶得四五十人。

入去，其餘的都回本陣去了。宋江在高坡上望見項充、李袞已入陣裏了，便叫陳達把七星號旗只一招，那座陣勢紛紛滾滾，變作長蛇之陣。項充、李袞正在陣裏東趕西走，左盤右轉，尋路不見。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裏指引，他兩個投東，朱武便望東指；若是投西，便望西指。原來公孫勝在高埠處看了，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劍來，口中念動咒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將那風盡隨着項充、李袞腳跟邊亂捲。兩個在陣中，只見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四邊並不見一個軍馬，一望都是黑氣。後面跟的都不見了。項充、李袞心慌起來，只要奪路回陣，百般地沒尋歸路處。正走之間，忽然地雷大振一聲，兩個在陣叫苦不迭，一齊蹣了雙腳，翻筋斗顛下陷馬坑裏去。兩邊都是撓鈎手，早把兩個搭將起來，便把麻繩綁縛了，解上山坡請功。宋江把鞭梢一指，三軍一齊掩殺過去，樊瑞引人馬奔走上山，走不迭的，折其大半。宋江收軍，衆頭領都在帳前坐下，軍健早解項充、李袞到於麾下。宋江見了，忙叫解了繩索，親自把盞，說道：「二位壯士，其實休怪；臨敵之際，不如此不得。小可宋江，久聞三位壯士大名，欲來禮請上山，同聚大義，蓋因不得其便，因此錯過。倘若不棄，同歸山寨，不勝萬幸。」兩個聽了，拜伏在地道：「已聞「及時雨」大名，只是小弟等無緣，不會拜識。原來兄長果有大義！我等兩個不識好人，要與天地相拘；今日既被擒獲，萬死尚輕，反以禮待；

若蒙不殺，誓當効死，報答大恩。樊瑞那人，無我兩個，如何行得？義士頭領，若肯放我們一個回去，就說樊瑞來投拜，不知頭領尊意如何？宋江便道：「壯士不必留一人在此爲當，便請二位同回貴寨。」宋江來日專候佳音。兩個拜謝道：「真乃大丈夫，若是樊瑞不從投降，我等擒來，奉獻頭領麾下。」宋江聽說大喜，請入中軍，待了酒食，換了兩套新衣，取兩匹好馬，呼小廝，拿了鎗牌，送二人下山回寨。兩個於路，在馬上感恩不盡，來到芒碭山下，小廝囉見了大驚，接上山寨。樊瑞問兩個來意如何？項充、李袞道：「我等逆天之人，合該萬死。」樊瑞道：「兄弟，如何說這話？」兩個便把宋江如此義氣，說了一遍。樊瑞道：「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賢，義氣最重，我等不可逆天，來早都下山投拜。」兩個道：「我們也爲如此而來。」當夜把寨內收拾已了，次日天曉，三個一齊下山，直到宋江寨前，拜伏在地。宋江扶起三人，請入帳中坐定。三個見了宋江，沒半點相疑之意，彼此傾心吐膽，訴說平生之事。三人拜請衆頭領，都到芒碭山寨中，殺牛宰馬，管待宋公明等衆多頭領，一面賞勞三軍。飲宴已罷，樊瑞就拜公孫勝爲師。宋江立主教公孫勝傳授「五雷天心正法」。與樊瑞、樊瑞大喜。數日之間，牽牛拽馬，捲了山寨錢糧，馱了行李，收聚人馬，燒毀了寨棚，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，於路無話。

宋江同衆好漢軍馬，已到梁山泊邊，卻欲過渡，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，一個大漢望着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下馬扶住，問道：「足下姓甚名誰？何處人氏？」那漢答道：「小人姓段，雙名景住；人見小弟赤髮黃鬚，都呼小人爲「金毛犬」；祖貫是涿州人氏，平生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。今春去到鎗竿嶺北邊，盜得一匹好馬，雪練也似價白，渾身並無一根雜毛；頭至尾，長一丈；蹄至脊，高八尺。那馬又高又大，一日能行千里，北方有名，喚做「照夜玉獅子」馬，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，放在鎗竿嶺下，被小人盜得來。江湖上只聞「及時雨」大名，無路可見，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，權表我進身之意。不期來到凌州西南上曾頭市過，被那「曾家五虎」奪了去。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，不想那厮多有污穢的言語，小人不該盡說，逃走得脫，特來告知。」宋江看這人時，雖是骨瘦形醜，卻甚生得奇怪。怎見得有詩爲證：

焦黃頭髮鬕鬚捲，

捷足不辭千里遠。

但能盜馬不看家，

如何喚做「金毛犬」？

宋江見了段景住，一表非俗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同到山寨裏商議。」帶了段景住，一同都下船，到金沙灘上岸。鬼天王并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，宋江教樊瑞、項充、李袞和衆頭領相見。段景住

一同都參拜了；打起聒廳鼓來，且做慶賀筵席。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人馬，四方豪傑，望風而來；因此叫李雲、陶宗旺監工，添造房屋，并四邊寨柵。段景住又說起那匹馬的好處，宋江叫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去曾頭市探聽那匹馬的下落。

戴宗去了四五日，回來對衆頭領說道：「這個曾頭市上，共有三千餘家，內有一家，喚做曾家府。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，名爲會長者；生下五個孩兒，號爲「曾家五虎」：大的兒子，喚做曾塗，第二個喚做曾密，第三個喚做曾蒙，第四個喚做曾魁，第五個喚做曾昇。又有一個教師史文恭，一個副教師蘇定。去那曾頭市上，聚集着五七千人馬，札下寨柵，造下五十餘輛陷車，發願說：他與我們勢不兩立，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，做個對頭。那匹「千里玉獅子」馬，現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。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處，杜撰幾句言語，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：「搖動鐵鑲鈴，神鬼盡皆驚。鐵車并鐵鎖，上下有尖釘。掃蕩梁山清水泊，勦除晁蓋上東京。生擒「及時雨」，活捉「智多星」！」「曾家生五虎，天下盡聞名！」晁蓋聽罷，心中大怒道：「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！我須親自走一遭，不捉的此輩，誓不回山！」宋江道：「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輕動，小弟願往。」晁蓋道：「不是我要奪你的功勞，你下山多遍了，廝殺勞困，我今替你

走一遭，下次有事，卻是賢弟去。」宋江苦諫不聽，晁蓋忿怒，便點起五千人馬，請啓二十個頭領相助下山；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。

晁蓋點那二十個頭領，林冲，呼延灼，徐寧，穆弘，劉唐，張橫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楊雄，石秀，孫立，黃信，杜遷，宋萬，燕順，鄧飛，歐鵬，楊林，白勝，共是二十個頭領，部領三軍人馬下山，征進曾頭市。宋江與吳用，公孫勝，柴頭領，就山下金沙灘餞行。飲酒之間，忽起一陣狂風，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，半腰吹折。衆人見了，盡皆失色。吳學究諫道：「此乃不祥之兆，兄長改日出軍。」宋江勸道：「哥哥方纔出軍，風吹折認旗，於軍不利；不若停待幾時，卻去和那厮理會。」晁蓋道：「天地風雲，何足爲怪？趁此春暖之時，不去拿他，直待養成那厮氣勢，卻去進兵，那時遲了。你且休阻我，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！」宋江那裏攔得住，晁蓋引兵渡水去了。宋江悵悵不已，回到山寨，再叫戴宗下山，去探聽消息。

且說晁蓋領着五千人馬，二十個頭領，來到曾頭市相近，對面下了寨柵。次日，先引衆頭領，上馬去看曾頭市。衆多好漢立馬看時，果然這曾頭市是個險隘去處，但見：

週週一遭野水，四圍三面高岡，蟹邊河港似蛇盤，濠下柳林如雨密。凭高遠望，綠陰濃不見人家；

附近潛窺，青影亂深藏寨柵。村中壯漢，出來的勇似金剛；田野小兒，生下地便如鬼子。果然是鐵壁銅牆，端的盡人強馬壯。

晁蓋與衆頭領正看之間，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，約有七八百人；當先一個好漢，戴熟銅盔，披連環甲，使一條點鋼鎗，騎着匹衝陣馬，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，高聲喝道：「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，我正要來拿你解官請賞，原來天賜其便！還不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！」晁蓋大怒，回頭一觀，早有一將出馬，去戰曾魁。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漢「豹子頭」林冲。兩個交馬，鬪了二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曾魁鬪到二十合之後，料道鬪林冲不過，掣鎗回馬，便往柳林中走。林冲勒住馬不趕。晁蓋領轉軍馬回寨，商議打會頭市之策。林冲道：「來日直去市口搦戰，就看虛實如何，再作商議。」次日平明，引領五千人馬，向會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，列成陣勢，擂鼓納喊。會頭市上炮聲響處，大隊人馬出來，一字兒擺着七個好漢：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；上首副教師蘇定；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；左邊曾密，曾魁；右邊曾升，曾索；都是全身披掛。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，坐下那匹卻是「千里玉獅子」馬，手裏使一枝方天畫戟。三通鼓罷，只見曾家陣裏推出數輛陷車，放在陣前，曾塗指着對陣罵道：「反國草賊，見俺陷車壓我，曾家府

裏殺你死的，不算好漢！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，裝載陷車裏，解上東京，碎屍萬段。你們趁早納降，再有商議。」晁蓋聽了大怒，挺鎗出馬，直奔曾家。衆將怕晁蓋有失，一發掩殺過去，兩軍混戰。曾家軍馬，一步退入村裏。林冲呼延灼緊護定晁蓋，東西趕殺。林冲見路途不好，急退回來收兵。看得兩邊各皆折了些人馬。晁蓋回到寨中，心中甚憂。衆將勸道：「哥哥且寬心，休得愁悶，有傷貴體。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，亦曾失利，好歹得勝回寨。今日混戰，各折了些軍馬，又不曾輸了與他，何須憂悶？」晁蓋只是鬱鬱不樂。在寨內一連三日，每日搦戰，曾市上並不曾見一個。

第四日，忽有兩個和尚直到晁蓋寨裏來投拜。軍人引到中軍帳前，兩個和尚跪下告道：「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裏監寺僧人，今被「曾家五虎」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啤，索要金銀財帛，無所不爲。小僧已知他的備細，出沒去處，特地前來拜請頭領入去劫寨，勦除了他時，當坊有幸。」晁蓋見說大喜，便請兩個和尚坐了，置酒相待。林冲諫道：「哥哥休得聽信，其中莫非有詐。」和尚道：「小僧是個出家人，怎敢妄語？」久聞梁山泊行仁義之道，所過之處，並不擾民，因此特來拜投，如何故來掇賺將軍？况兼曾家未必贏得頭領大軍，何故相疑？」晁蓋道：「兄弟休生疑心，誤了大事。今晚我自去走一遭。」

林冲道：「哥哥休去，我等分一半人馬去劫寨，哥哥在外面接應。」晁蓋道：「我不自去，誰肯向前？你可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。」林冲道：「哥哥帶誰入去？」晁蓋道：「點十個頭領，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。」十個頭領是：劉唐、阮小二、呼延灼、阮小五、歐鵬、阮小七、燕順、杜遷、宋萬、白勝。當晚造飯喫了，馬摘轡鈴，軍士銜枚，黑夜疾走，悄悄地跟了兩個和尚，直奔法華寺內，看時，是一個古寺。晁蓋下馬，入到寺內，見沒僧衆，問那兩個和尚道：「怎地這個大寺院，沒一個僧衆？」和尚道：「便是曾家畜生齷齪，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；只有長老并幾個侍者，自在塔院裏居住。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，等更深些，小僧直引到那斷寨裏。」晁蓋道：「他的寨在那裏？」和尚道：「他有四個寨棚，只是北寨裏，便是曾家弟兄屯軍之處。若只打得那個寨子時，別的不打緊。這三個寨使罷了。」晁蓋道：「那個時分可去？」和尚道：「如今只是二更天氣，且待三更時分，他無準備。」初時聽得曾頭市上，整齊齊打更鼓響。又聽了半個更次，絕不聞更點之聲。和尚道：「軍人想是已睡了，如今可去。」和尚當先引路。晁蓋帶同諸將上馬，領兵離了法華寺，跟着和尚。

行不到五里多路，黑影處不見了兩個僧人，前軍不敢行動。看四邊路雜難行，又不見有人家。軍士

卻慌起來，報與晁蓋知道。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。走不到百十步，只見四下裏金鼓齊鳴，喊聲震地，一望都是火把。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，縱轉得兩個灣，撞出一彪軍馬，當頭亂箭射將來，不期一箭，正中晁蓋臉上，倒撞下馬來；卻得呼延灼、燕順兩騎馬，死併將去。背後劉唐、白勝，救得晁蓋上馬，殺出村中來。村口林冲等，引軍接應，剛纔敵得住。兩軍混戰，直殺到天明，各自歸寨。林冲回來點軍時，三阮、宋萬、杜遷，水裏逃得性命，帶入去二千五百人馬，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，跟着歐鵬，都回到帳中。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，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，急拔得箭出，血暈倒了。看那箭時，上有史文恭字。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。原來卻是一枝藥箭。晁蓋中了箭毒，已自言語不得。林冲叫扶上車子，便差三阮、杜遷、宋萬，先送回山寨。其餘十五個頭領，在寨中商議：「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來，不想遭這一場，正應了風折認旗之兆；我等只可收兵回去，這會頭市急切不能取得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須等宋公明哥哥將令來，方可回軍。」當日衆頭領悶悶不已，衆軍亦無戀戰之心，人人都有還山之意。

當晚二更時分，天色微明，十五個頭領，都在寨中納悶，正是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翅而不飛，嗟咨嘆送，進退無措。忽聽的伏路小校，慌急來報：「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，火把不計其數。」林冲聽了，一齊上

馬。三面山宇，火把齊明，照見如同白日，四下里納喊到寨前。林冲領了衆頭領，不去抵敵，拔寨都起，回馬便走。曾家軍馬，背後掩殺將來，兩軍且戰且走。走過了五六十里，方纔得脫。計點人兵，又折了五七百人。大敗虧輸，急取舊路，望梁山泊回來。退到半路，正迎着戴宗傳下軍令，教衆頭領引軍且回山寨，別作良策。衆將得令，引軍回到水滸寨上山，都來看視屍頭領時，已自水米不能入口，飲食不進，渾身虛腫。宋江等守定在床前啼哭，親手敷貼藥餌，灌下湯散。衆頭領都守在帳前看視。當日夜至三更，屍蓋身體沉重，轉頭看着宋江囑付道：「賢弟保重。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，便教他做梁山泊主。」言罷，便瞑目而死。宋江見屍蓋死了，比似喪考妣一般，哭得發昏。衆頭領扶策宋江出來主事。吳用、公孫勝勸道：「哥哥且省煩惱，生死人之分定，何故痛傷？且請理會大事。」宋江哭罷，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，裝殮衣服巾幘，停在聚義廳上。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。一面合造內棺外槨，選了吉時，盛放在正廳上，建起靈幃，中間設個神主，上寫道：「梁山泊主「天王」屍公神主。」山寨中頭領，自宋公明以下，都帶重孝；小頭目并衆小嘍囉，亦帶孝頭巾。把那枝箭，就供養在靈前。寨內揚起長幡，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，追薦屍天王。宋江每日領衆舉哀，無心管理山寨事務。林冲與公孫勝、吳用，并衆頭領商議，立宋公明爲梁山泊主，諸

人拱聽號令。

次日清晨，香花燈燭，林冲爲首，與衆等請出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。吳用、林冲開話道：「哥哥聽稟：『國一日不可無君，家一日不可無主。』」晁頭領是歸天去了，山寨中事業，豈可無主？四海之內，皆聞哥哥大名，來日吉日良辰，請哥哥爲山寨之主，諸人拱聽號令。」宋江道：「晁天王臨死時囑付，『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，便立爲梁山泊主。』」此話衆頭領皆知。今骨肉未寒，豈可忘了？又不曾報得仇，雪得恨，如何便居得此位？」吳學究又勸道：「晁天王雖是如此說，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，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？若哥哥不坐時，誰人敢當此位？寨中人馬如何管領？雖然雖遺言如此，哥哥權且尊臨此位，坐一坐，待日後別有計較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言之極當。今日小可權當此位，待日後報仇雪恨已了，拿住史文恭的，不拘何人，須當此位。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：「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，便做了大宋皇帝，卻不好。」宋江喝道：「這黑廝又來胡說！再休如此亂言，先割了你這廝舌頭！」李逵道：「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長，請哥哥做皇帝，倒要割了我舌頭！」吳學究道：「這廝不識尊卑的人，兄長不要和他一般見識。且請哥哥主張大事。」

宋江焚香已罷，權居主位，坐了第一把椅子。上首軍師吳用，下首公孫勝；左一帶林冲爲頭，右一帶呼延灼居長。衆人參拜了，兩邊坐下。宋江乃言道：「小可今日權居此位，全賴衆兄弟扶助，同心合意，共爲股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如今山寨，人馬數多，非比往日，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扎。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。前後左右立四個早寨，後山兩個小寨，前山三座關隘，山下一個水寨，兩灘兩個小寨，今日各請弟兄分投去管。忠義堂上，是我權居尊位。第二位軍師吳學究，第三位法師公孫勝，第四位花榮，第五位秦明，第六位呂方，第七位郭盛，左軍寨內：第一位林冲，第二位劉唐，第三位史進，第四位楊雄，第五位石秀，第六位杜遷，第七位宋萬，右軍寨內：第一位呼延灼，第二位朱仝，第三位戴宗，第四位穆弘，第五位李達，第六位歐鵬，第七位穆春，前軍寨內：第一位李應，第二位徐寧，第三位魯智深，第四位武松，第五位楊志，第六位馬麟，第七位施恩，後軍寨內：第一位柴進，第二位孫立，第三位黃信，第四位韓滔，第五位彭玘，第六位鄧飛，第七位薛永，水軍寨內：第一位李俊，第二位阮小二，第三位阮小五，第四位阮小七，第五位張橫，第六位張順，第七位童威，第八位童猛。」——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。山前第一關，令雷橫、樊瑞守把；第二關，令解珍、解寶守把；第三關，令項充、李衮守把；金沙灘小寨內，令燕順、鄭天壽、孔明、孔亮四個守把；鴨嘴

離小寨內，令李忠、周通、鄒潤、鄒潤四個守把；山後兩個小寨：左一個旱寨內，令王矮虎、「一丈青」曹正，右一個旱寨內，令朱武、陳達、楊春六人守把。忠義堂內，左一帶房中，掌文卷、蕭讓、掌賞罰、裴宣、掌印信、金大堅、掌算錢糧、蔣敬。右一帶房中，管砲、凌振、管造船、孟康、管造衣甲、侯健、管築城垣、陶宗旺。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：監造房屋、李雲、鐵匠總管、湯隆、監造酒醋、朱富、監備筵宴、宋清、掌管什物、杜興、白勝。山下四路作眼酒店，原撥定朱貴、樂和、時遷、李立、孫新、顧大嫂、張青、孫二娘，已自定數。管北地收買馬匹，楊林、石勇、段景住。分撥已定，各自遵守，毋得違犯。梁山泊水滸寨內，大小頭領，自從宋公明爲寨主，盡皆歡喜，拱聽約束。一日，宋江聚衆商議：「欲要與晁蓋報讎，與兵去打曾頭市。」軍師吳用諫道：「哥哥，庶民居喪，尙且不可輕動，哥哥與師，且待百日之後，方可舉兵。」宋江依吳用學究之言，守住山寨，每日修設好事，只做功果，追薦晁蓋。

一日，請到一僧，法名大圓，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僧人，只爲遊方來到濟寧，經過梁山泊，就請在寨內做道場。因喫齋之次，閒話間，宋江問起北京風土人物，那大圓和尚說道：「頭領如何不開河北「玉麒麟」之名？」宋江吳用聽了，猛然省起，說道：「你看我們未老，卻恁地忘事！北京城裏是有個

盧大員外，雙名俊義，綽號「玉麒麟」，是河北三絕，祖居北京人氏，一身好武藝，棍棒天下無對。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，何怕官軍緝捕，豈愁兵馬來臨？吳用笑道：「哥哥何故自喪志氣？若要此人上山，有何難哉！」宋江答道：「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，如何能勾得他來落草？」吳學究道：「吳用也在心多時了，不想一向忘卻。小生略施小計，便教本人上山。」宋江便道：「人稱足下爲「智多星」，端的名不虛傳！敢問軍師用甚計策，賺得本人上山？」吳用不慌不忙，疊兩個指頭，說出這段計來。有分教，盧俊義撇卻錦簇珠圍，來試龍潭虎穴。正是只爲一人歸水滸，致令百姓受兵戈。畢竟吳學究怎地賺盧俊義上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吳用智賺「玉麒麟」

張順夜鬧金沙渡

話說這龍華寺僧人，說出三絕「玉麒麟」盧俊義名字與宋江，吳用道：「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，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拈來，只是少一個蕙心大膽的伴當，和我同去。」說猶未了，

只見「黑旋風」李逵高聲叫道：「軍師哥哥，小弟與你走一遭。」宋江喝道：「兄弟，你且住着！若是上風放火，下風殺人，打家劫舍，衝州撞府，合用着你。這是做細作的勾當，你性子又不好，去不的。」李逵道：「你們都道我生的醜，嫌我，不要我去。」宋江道：「不是嫌你；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，倘或被人看破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」李逵叫道：「不妨。我定要去走一遭。」吳用道：「你若依的我三件事，便帶你去；若依不的，只在寨中坐地。」李逵道：「莫說三件，便是三十件也依！」吳用道：「第一件，你的酒性如烈火，自今日去，便斷了酒，回來你卻開第二件，於路上做道童打扮，隨着我，我但叫你，不要違拗；第三件最難，你從明日爲始，並不要說話，只做啞子一般；依的這三件，便帶你去。」李逵道：「不喫酒，做道童，卻依得；閉着這個嘴不說話，卻是癡殺我！」吳用道：「你若開口，便惹出事來。」李逵道：「也容易，我只口裏銜着一文銅錢便了！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你堅執要去，若有疎失，休要怨我。」李逵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我這兩把板斧拿了去，少也砍他娘千百個烏頭纔罷。」衆頭領都笑。那裏勸的住。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。至晚，各自去歇息。次日清早，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，教李逵打扮做道童，挑擔下山。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，再三分付吳用，小心在意，休教李逵有失。吳用、李逵，別了衆人下山，宋江等回寨。

且說吳用、李逵二人往北京去，行了四五日路程，每日天晚投店安歇，平明打火上路。於路上，吳用被李逵毆的苦，行了幾日，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。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，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。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：「你家啞道童忒狠，小人燒火遲了些，就打的小人吐血。」吳用慌忙與他陪話，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，自埋怨李逵不在話下。過了一夜，次日天明，起來安排些飯食喫了。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：「你這斷苦死要來，一路上毆死我也！今日入城，不是耍處，你休送了我的性命！」李逵道：「不敢不敢。」吳用道：「我再和你打個暗號：若是我把頭來搖時，你便不可動彈。」李逵應承了。

兩個就店裏打扮入城：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，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，繫一條雜綵呂公條，着一雙方頭青布履，手裏拿一副賽黃金熟銅鈴杵。李逵削幾根鬚髮黃髮，縮兩枚渾骨丫髻，黑虎鬚，穿一領麤布短褐袍，飛熊腰，勒一條雜色短鬚條，穿一雙蹬山透土靴，擔一條過頭木拐棒，挑着個紙招兒，上寫着「講命談天，卦金一兩。」吳用、李逵兩個打扮了，鎖上房門，離了店肆，望北京城南門來。行無一里，卻早望見城門，端的好個北京！

城高地險，塹闊濠深。一週迴鹿角交加，四下裏排叉密布。鼓樓雄壯，繽紛雜綵旗旛；堞道坦平，簇

擺刀鎗劍戟，錢糧浩大，人物繁華。東西院鼓樂喧天，南北店貨財滿地。千員猛將統層城，百萬黎民居上國。

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，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。惟此北京，是河北第一個去處；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，如何不擺得整齊？

且說吳用、李逵兩個，搖搖擺擺，卻好來到城門下，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，簇捧着一個把門的官人，在那裏坐定。吳用向前施禮，軍士問道：「秀才那裏來？」吳用答道：「小生姓張，名用。這個道童姓李，江湖上賣卦營生，今來大郡，與人講命。」身邊取出假文引，教軍士看了。衆人道：「這個道童的鳥眼，恰像賊一般看人！」李逵聽得，正待要發作，吳用慌忙把頭來搖，李逵便低了頭。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：「小生一言難盡，這個道童，又聾又啞，只有一分蠻氣力，卻是家生的孩兒，沒奈何帶他出來。這斷不省人事，望乞恕罪！」辭了便行。李逵跟在背後，脚高步低，望市中心裏來。吳用手中搖着鈴杵，口裏念四句口號道：「甘羅發早子才遲，彭祖顏回壽不齊，范丹貧窮石崇富，八字生來各有時。」吳用又道：「乃時也，運也，命也。知生，知死，知貴，知賤。若要問前程，先賜銀一兩。」說罷，又搖鈴杵。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

十個，跟着看了笑。卻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，自歌自笑，去了復又回來，小兒閃閃動。

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，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，只聽得街上喧闐，喚當直的道：「如何街上熱鬧？」當直的報覆：「員外，端的好笑！街上一個別處來的算命先生，在街上賣卦，要銀一兩算一命，誰人捨的。後頭一個跟的道童，且是生的滲瀨，走又走的沒樣範，小的們跟定了笑。」盧俊義道：「既出大言，必有廣學。當直的，與我請他來。」當直的慌忙去叫道：「先生，員外有請。」吳用道：「是何人請我？」當直的道：「盧員外相請。」吳用便與道童跟着轉來，揭起簾子，入到廳前，教李逵只在鵝項椅上坐定等候。吳用轉過前來，見盧員外時，那人生的如何，有滿庭芳詞爲證。

目炯雙瞳，眉分八字，身軀九尺如銀。威風凜凜，儀表似天神。慣使一條棍棒，護身龍絕技無倫。京城內家傳清白，積祖富豪門。殺場臨敵處，衝開萬馬，掃退千軍。更忠肝貫日，壯氣凌雲。慷慨疎財仗義，論英名播滿乾坤。盧員外雙名俊義，綽號「玉麒麟」。

當時吳用向前施禮，盧俊義欠身答禮問道：「先生貴鄉何處？尊姓高名？」吳用答道：「小生姓張，名用，自號談天口。祖貫山東人氏，能算皇極先天數，知人生死貴賤。卦金白銀一兩，方纔算命。」盧俊義

請入後堂小閣兒裏，分賓坐定。茶湯已罷，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，奉作命金，「煩先生看賤造則個。」吳用道：「請貴庚月日下算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，不必道在下豪富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則個。在下今年三十二歲，甲子年，乙丑月，丙寅日，丁卯時。」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，排在桌上，算了一回，拿起算子桌上一拍，大叫一聲「怪哉！」盧俊義失驚問道：「賤造主何吉凶？」吳用道：「員外若不見怪，當以直言。」盧俊義道：「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，但說不妨。」吳用道：「員外這命，日下不出百日之內，必有血光之災。家私不能保守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盧俊義笑道：「先生差矣。盧某生於北京，長在豪富之家，祖宗無犯法之男，親族無再婚之女，更兼俊義作事謹慎，非理不爲，非財不取，如何能有血光之災？」吳用改容變色，急取原銀付還，起身便走，嗟歎而言：「天下原來都要人阿諛諂佞罷，罷分明指與平川路，卻把忠言當惡言，小生告退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先生息怒。前言特地戲耳，願聽指教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直言，切勿見怪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在下專聽，願勿隱匿。」吳用道：「員外貴造，一砌都行好運，但今年時犯歲君，正交惡限，目今百日之內，屍首異處。此乃生來分定，不可逃也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可以迴避否？」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，便回員外道：「只除非去東南方異地上，一千里之外，方可免此大難。雖有些

驚恐，卻不傷大體。」盧俊義道：「若是免的此難，當以厚報。」吳用道：「命中有四句卦歌，小生說與員外，寫於壁上；日後應驗，方知小生靈處。」盧俊義叫取筆硯來，便去白粉壁上寫。吳用口歌四句：「蘆花叢裏一扁舟，俊傑俄從此地遊。義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難可無憂。」當時盧俊義寫罷，吳用收拾起算子，作揖便行。盧俊義留道：「先生少坐，過午了去。」吳用答道：「多蒙員外厚意，誤了小生賣卦，改日再來拜會。」抽身便起。盧俊義送到門首，李逵拿了拐棒，走出門外。吳學究別了盧俊義，引了李逵，逕出城來；回到店中，算還房宿飯錢，收拾行李包裹。李逵挑出卦牌，出離店肆，對李逵說道：「大事了也！我們星夜趕回山寨，安排圈套，準備機關，迎接盧俊義，他早晚便來也！」

且不說吳用、李逵還寨，卻說盧俊義自從算卦之後，寸心如割，坐立不安，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，聽了這算命的話，一日耐不得，便叫當直的去喚衆主管商議事務。少刻都到，那一個爲頭管家私的主管，姓李，名固。這李固原是東京人，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着，凍倒在盧員外門前。盧俊義救了他性命，養在家中；因見他勤謹，寫的算的，教他管顧家間事務。五年之內，直抬舉他做了都管；一應裏外家私，都在他身上；手下管着四五十個行財管幹，一家內都稱他做李都管。當日大小管事之人，都隨李固來堂前聲

喏。

盧員外看了一遭，便道：「怎生不見我那一個人？」說猶未了，階前走過一人來，但見：

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紀，三牙掩口細髯，十分腰細膀闊，帶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，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，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，着一雙士黃皮油膀夾靴。腦後一對挨獸金環，護頂一枚香羅手帕，腰間斜插名人扇，鬢畔常簪四季花。

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，自小父母雙亡，盧員外家中養的他大。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，盧俊義叫一個高手匠人，與他刺了這一身通體花繡，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。若賽錦體，由你是誰，都輸與他。不則一身好花繡，更兼吹的，彈的，唱的，舞的，拆白道字，頂真續麻，無有不能，無有不會；亦是說的，諸路鄉談，省的，諸行百藝的市語。更且一身本事，無人比的；拿着一張川弩，只用三枝短箭，郊外落生，並不放空箭到物落；晚間入城，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。若賽錦標社，那裏利物，管取都是他的。亦且此人百伶百俐，道頭知尾。本身姓燕，排行第一，官名單諱個奇字。北京城裏人口順，都叫他做「浪子」燕青。曾有一篇沁園春詞單道着燕青的好處，但見：

辱若塗朱，晴如點漆，面似堆瓊。有出人英武，凌雲志氣，資稟聰明。儀表天然磊落，梁山上端的誇。伊州古調，唱出遼梁聲，果然是藝苑專精，風月叢中第一名。聽鼓板喧雲，笙聲嘹亮，暢敘幽情。棍棒參差，擡拳飛脚，四百軍州到處驚。人都羨英雄領袖，「浪子」燕青。

原來這燕青是盧俊義家心腹人，也上廳聲喏了，做兩行立住：李固立在左邊，燕青立在右邊。

盧俊義開言道：「我夜來算了一命，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，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。我想東南方有個去處，是泰安州，那里有東嶽泰山，「天齊仁聖帝金殿，」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。我一起去那裏燒炷香，消災滅罪；二者躲過這場災晦；三者做些買賣，觀看外方景致。李固，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，裝十輛山東貨物，你就收拾行李，跟我去走一遭。燕青、小乙看管家裏，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。我三日之內，便要起身。」

李固道：「主人誤矣。常言道：「賣卜賣卦，轉回說話。」休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，只在家中，怕做甚麼？」盧俊義道：「我命中註定了，你休逆我。若有災來，悔卻晚矣。」

燕青道：「主人在上，須聽小乙愚言：這一條路，去山東泰安州，正打從梁山泊邊過。近年泊內，是宋

江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劫舍，官兵捕盜，近他不得。主人要去燒香，等太平了去。休信夜來那個算命的胡講。倒敢是梁山泊歹人，假裝做陰陽人，來煽惑主人。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，若在家時，三言兩語，盤倒那先生，到敢有場好笑。」

盧俊義道：「你們不要胡說，誰人敢來賤我！梁山泊那夥賊男女，打甚麼緊！我觀他如同草芥，兀自要去特地捉他，把日前學成武藝，顯揚於天下，也算個男子大丈夫！」

說猶未了，屏風背後走出娘子來，乃是盧員外的渾家，年方二十五歲，姓賈，嫁與盧俊義，纔方五載。娘子賈氏便道：「丈夫，我聽你說多時了。自古道：『出外一里，不如屋裏。』你聽那算命的胡說，撇下海闊一個家業，就驚受怕，去虎穴龍潭裏做買賣。你且只在家內，清心寡慾，高居靜坐，自然無事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你婦人家省得甚麼？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自古禍出師人口，必主吉凶。我既主意定了，你都不得多言多語！」

燕青又道：「小人竊主人福祿，學得些個棒法在身。不是小乙說嘴，幫着主人去走一遭，路上便有些個草寇出來，小人也敢發落的三五十個開去，留下李都管看家，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。」盧俊義道：

「便是我買賣上不省的，要帶李固去；他須省的，又替我大半氣力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。自有別人管轄，只教你做個樁主。」

李固又道：「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，十分走不的多路。」盧俊義聽了大怒道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！」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，你便有許多推故。若是那一個再阻我的，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。」李固嚇得面如土色，衆人誰敢再說，各自散了。

李固只的忍氣吞聲，自去安排行李，討了十輛太平車子，喚了十個脚夫，四五十拽車頭口，把行李裝上車子，行貨拴縛完備。盧俊義自去結束。第三日燒了神福，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，一個個都分付了。當晚先叫李固引兩個當面的蓋收拾了出城。李固去了，娘子看了車仗，流淚而去。次日五更，盧俊義起來沐浴罷，更換一身新衣服，喫了早膳，取出器械，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。臨時出門上路，分付娘子好生看家，多便三個月，少只四五十日便回。賈氏道：「丈夫路上小心，頻寄書信回來。」說罷，燕青在面前拜了。盧俊義分付道：「小乙在家，凡事向前，不可出去。三五兩舍打問。」燕青道：「主人如此出行，小乙怎敢怠慢？」

盧俊義提了棍棒，出到城外，有詩一首，單道盧俊義這條好棒：

掛壁懸崖歎瑞雲，

撐天柱地撼狂風。

雖然身上無牙爪，

出水巴山秃尾龍。

李固接着，盧俊義道：「你可引兩個伴當先去；但有乾淨客店，先做下飯等候。車仗脚夫，到來便喫，省得耽擱了路程。」李固也提條桿棒，先和兩個伴當去了。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；但見途中山明水秀，路闊坡平，心中歡喜道：「我若是在家，那裏見這般景致！」行了四十餘里，李固接着主人，喫點心中飯罷，李固又先去了。再行四五十里，到客店裏，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。盧俊義來到店房內，倚了棍棒，掛了氈笠兒，解下腰刀，換了鞋襪，宿食皆不必說。次日清早起來，打火做飯，衆人喫了，收拾車輛頭口，上路又行。

自此在路夜宿曉行，已經數日。來到一個客店裏宿食，天明要行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：「好教官人得知：雖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，正打梁山泊邊口子前過去。山上宋公明大王，雖然不害來往客人，官人須是悄悄過去，休得大驚小怪。」盧俊義聽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叫當直的取下了衣箱，

打開鎖，去裏面提出一個包，內取出四面白絹旗；問小二哥討了四根竹竿，每一根縛起一面旗來，每面栲栳大小幾個字，寫道：

慷慨北京盧俊義，

遠馱貨物離鄉地。

一心只要捉強人，

那時方表男兒志。

李固等衆人看了，一齊叫起苦來。店小二問道：「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？」盧俊義道：「我自是北京財主，卻和這賊們有甚麼親！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廝！」小二哥道：「官人低聲些，不要連累小人，不是耍處！你便有一萬人馬，也近他不着。」盧俊義道：「放屁！你這廝們都和那賊人做一路！」店小二叫苦不迭，衆車脚夫都癡呆了。李固跪在地下告道：「主人可憐見衆人，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，強似做羅天大醮！」盧俊義喝道：「你省的甚麼！這等燕雀，安敢和鴻鵠斷併？我思量平生學的一身本事，不曾逢着買主，今日幸逢此機會，不就這裏發賣，更待何時！我那車子上又袋裏，已準備下一袋熟麻索，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，撞在我手裏，一朴刀一個砍翻，你們衆人，與我便縛在車子上。撇了貨物不打緊，且收拾車子捉人，把這賊首解上京師，請功受賞，方表我平生之願。若你們一個不肯去的，只就這

裏口你們先殺了。」前面擺四輛車子，上插了四把絹旗；後面六輛車子，隨從了行。那李固和衆人，哭哭啼啼，只得依他。盧俊義取出朴刀，裝在捍棒上，三個了兒扣牢了，趕着車子，奔梁山泊路上來。李固等見了崎嶇山路，行一步，怕一步，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。從清早起來，行到已牌時分，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，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。卻好行到林子邊，只聽得一聲胡哨響，嚇的李固和兩個當直的沒躲處。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。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底下叫苦。盧俊義喝道：「我若攔翻，你們與我便縛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，聽得後面鑼聲響處，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。林子裏一聲礮響，托地跳出一籌好漢，怎地模樣，但見：

茜紅頭巾，

金花斜島；

鐵甲鳳盔，

錦衣繡襖。

血染鬚髯，

虎威雄暴；

大斧一雙，

人皆嚇倒。

當下李逵手搭雙斧，厲聲高叫：「盧員外，認得啞道童麼？」盧俊義猛省，喝道：「我時常有心要來

拿你這夥強盜，今日特地到此，快教宋江那廝下山投拜，倘或執迷，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，個個不留！李逵呵呵大笑道：「員外，你今日中了俺的軍師妙計，快來坐把交椅！」盧俊義大怒，搭着手中朴刀，來鬪李逵，李逵輪起雙斧來迎。兩個鬪不到三合，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，轉過身，望林子裏便走。盧俊義挺着朴刀，隨後趕去，李逵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，引得盧俊義性發，破一步，搶入林來，李逵飛奔亂松叢中去了。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，一個人也不見了。卻待回身，只聽得松林傍邊轉出一夥人來，一個人高聲大叫：「員外不要走！認的俺麼？」盧俊義看時，卻是一個胖大和尚，身穿阜直纒，倒提鐵禪杖。盧俊義喝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和尚？」魯智深大笑道：「洒家是「花和尚」魯智深；今奉軍師將令，着俺來迎接員外上山。」盧俊義焦躁，大罵：「秃驢敢如此無禮！」怒手中寶刀，直取那和尚。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。兩個鬪不到三合，魯智深撥開朴刀，回身便走。盧俊義趕將去。正趕之間，嘍囉裏走出「行者」武松，輪兩口戒刀，直奔將來。盧俊義不趕和尚，來鬪武松。又不到三合，武松拔步便走。盧俊義哈哈大笑：「我不趕你。你這廝們何足道哉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在那裏叫道：「盧員外，你如何省得！豈不聞「人怕落蕩，鐵怕落爐」？哥哥定下的計策，你待你走那裏去！」盧俊義喝道：「你這廝是誰！」

那人笑道：「小可便是。」赤髮鬼劉唐。盧俊義罵道：「草賊休走！」挺手中朴刀，直取劉唐。方纔關得三合，刺斜裏一個人大叫道：「好漢！沒遮欄！」穆弘在此！當時劉唐、穆弘兩個兩條朴刀，雙關盧俊義。正關之間，不到三合，只聽的背後脚步響。盧俊義喝聲：「着！」劉唐、穆弘跳退數步。盧俊義便轉身關背後的好漢，卻是「撲天鵬」李應。三個頭領，丁字脚圍定。盧俊義全然不慌，越關越健。正好步關，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，三個頭領各自賣個破綻，一齊拔步去了。盧俊義又關得一身臭汗，不去趕他；再回林子邊，來尋車仗人伴時，十輛車子，人伴頭口，都不見了。盧俊義便向高阜處，四下裏打一望，只見遠遠地山坡下，一夥小嘍囉，把車仗頭口，趕在前面，將李固一千人，連連串串，縛在後面；鳴鑼播鼓，解投松樹那邊去。

盧俊義望見，心如火熾，氣似烟生，提着朴刀，直趕將去。約莫離山坡不遠，只見兩籌好漢，喝一聲道：「那裏去！」一個是「美髯公」朱仝，一個是「插翅虎」雷橫。盧俊義見了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夥草賊，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！」朱仝手撚長鬚大笑道：「盧員外，你還恁地不曉事？中了俺軍師妙計，便助生雙翅，也飛不出去。快來大寨坐把交椅！」盧俊義聽了大怒，挺起朴刀，直奔二人。朱仝、雷橫，各將兵器相

迎。闖不到三合，兩個回身便走。盧俊義尋思道：「須是趕翻一個，卻纔計得車仗。」捨着性命，趕轉山坡，兩個好漢都不見了。只聽得山頂上鼓板吹簫，仰面看時，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，上面繡着「替天行道」四字；轉過來打一望，望見紅羅鎗金傘下，蓋着宋江，左有吳用，右有公孫勝。一行部從二百餘人，一齊聲喏道：「員外，別來無恙！」盧俊義見了越怒，指名叫罵山上。吳用勸道：「員外且請息怒。宋公明久慕威名，特令吳某親詣門牆，迎員外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，請休見責。」盧俊義大罵：「無端草賊，怎敢賺我！」宋江背後轉過「小李廣」花榮，拈弓取箭，看着盧俊義喝道：「盧員外休要逞能，先教你看花榮神箭！」說猶未了，颯地一箭，正中盧俊義頭上氈笠兒的紅纓。喫了一驚，回身便走。山上鼓聲震地，只見「霹靂火」秦明，「豹子頭」林冲，引一彪軍馬，搖旗納喊，從山東邊殺出來；又見「雙鞭將」呼延灼，「金鎗手」徐寧，也領一彪軍馬，搖旗納喊，從山西邊殺出來，嚇得盧俊義走投沒路。看看天色將晚，脚又疼，肚又餓，正是慌不擇路，望山僻小徑只顧走。約莫黃昏時分，烟迷遠水，霧鎖深山，星月微明，不分蕞莽。正走之間，不到天盡頭，須到地盡處，看看走到鴨嘴灘頭，只一望時，都見滿目蘆花，茫茫烟水。盧俊義看見，仰天長歎道：「是我不聽好人言，今日果有恁惶事！」

正煩惱間，只見蘆葦裏面一個漁人，搖着一隻小船出來。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：「客官好大膽！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，半夜三更，怎地來到這裏！」盧俊義道：「便是我迷蹤失路，尋不着宿頭，你救我則個！」漁人道：「此間大寬轉有一個市井，卻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，更兼路雜，最是難認；若是水路去時，只有三五里遠近。你捨得十貫錢與我，我便把船載你過去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你若渡得我過去，尋得市井客店，我多與你些銀兩。」那漁人搖船傍岸，扶盧俊義下船，把鐵篙撐開。約行三五里水面，只聽得前面蘆葦叢中橈聲響，一隻小船飛也似來；船上有兩個人，前面一個，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水篙，後面那個搖着橈。前面的人橫定篙，口裏唱着山歌道：

生來不會讀詩書，

且就梁山泊裏居。

準備窩弓射猛虎，

安排香餌釣鱉魚。

盧俊義聽得，喫了一驚，不敢做聲。又聽得右邊蘆葦叢中，也是兩個人，搖一隻小船出來；後面的搖着橈，有啞啞之聲；前面橫定篙，口裏也唱山歌道：

乾坤生我潑皮身，

賦性從來要殺人。

萬兩黃金渾不愛，一心要捉「玉麒麟。」

盧俊義聽了，只叫得苦。只見當中一隻小船，飛也似搖將來，船頭上立着一個人，倒提鐵鑽木篙，口裏亦唱着山歌道：

蘆花叢裏一扁舟，俊傑俄從此地遊。

義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難可無憂。

歌罷，三隻船一齊唱喏。中間是阮小二，左邊是阮小五，右邊是阮小七；那三隻小船，一齊撞將來。盧俊義聽了，心內轉驚，自想又不識水性，連聲便叫漁人：「快與我擺船近岸！」那漁人哈哈大笑，對盧俊義說道：「上是青天，下是綠水；小生在潯陽江，來上梁山泊；三更不改名，四更不改姓，綽號「混江龍」。李俊的便是！員外若還不肯降時，枉送了你的性命！」盧俊義大驚，喝一聲說道：「不是你，便是我！」拿着朴刀，望李俊心窩裏擲將來。李俊見朴刀擲將來，拿定掉牌，一個背拋筋斗，撲通的翻下水去了。那隻船溜溜在水面上轉，朴刀又擲將下水去了。只見船尾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出來，叫一聲：「乃是「浪裏白跳」張順。」把手挾住船梢，腳踏水浪，把船只一側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正是鋪排打鳳牢籠計，坑陷驚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十一 第六十一回

天動地人舉竟盧俊義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